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八集 下冊

上海震亞書局

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版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八集 上下册

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李 涵 秋

校訂者 李 警 衆

發行者 朱 挹 芬

印刷者 震 亞 書 局

分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新民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大通路  
震 亞 書 局

小說會

# 廣陵潮八集目錄

廣

第七十一回

分香買履故督多情

返劍還珠癖郎快意

第七十二回

小團圓商量聯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鴛鴦

纖兒無賴妄肆鸚鵡音

第七十四回

觸嬌嗔芳筵工笑謔

結新好情海起波瀾

第七十五回

大設冥筵譚言發噱

重收孤子高誼可風

第七十六回

吃虛驚禍生眉睫

設妙策耗用心機

第七十七回

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半江風匆匆送行色

第七十八回

興盡悲來商量作歸計

時衰運倒租賃到妻房

第七十九回

雇掘夫朱成謙受窘

見愛媳柳克堂粧愁

第八十回

魚肉善良奸盜枉法

呻吟床榻寡鶴工愁

陵

潮

小耐  
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六回

吃虛驚禍生眉睫  
設妙策枉用心機

蘆花蕭瑟晚山對愁。羈旅動思鄉之感。少婦起離憂之恨。於斯時也。湘竹簾內。淨無纖塵。碧紗窗前。香滿浮霧。室中縹湘滿架。畫甚富。四壁畫幅對聯。多當代名公巨卿之手筆。兼有古人遺墨。以及商彝周鼎諸物。亦半真半偽。聊備今古一格而已。書架之旁。一書案。兩人對坐。晉芳托手煙筒。將淑儀病狀告訴雲麟。雲麟當時聽見淑儀有病。好像兜頭淋了一杓冷水。頓時爽然失色。劈口問道。不久儀妹妹還好端端的。在舍間的。怎麼隔不了幾天。忽然會病起來。甥兒連日因心緒不佳。也不曾過來請姨父。同姨娘的安儀妹妹。這病可還是舊病。不是晉芳嘆道。論他的舊症。一時却還不至有什麼危險。不過延挨下去。怕終久沒有起色。我亦云然他這發病的緣故。便因為前天是玉鸞小生日。兒他家又沒

有別的親族這邊少不得辦了幾樣素菜在屋裏設起幾桌勉強供了一供。依我是不許那些僧道進門無奈家母依舊不大開通又招請了好些和尚錢鈸叮嚀敲得震天價鬻梵聲貝語無限淒涼那種聲息叫人聽着最是傷心的。况是儀兒他們夫婦在世又不曾過着多少日子就輕輕將他拋撇下來了。此語我聞

心骨恁何况姑娘身當其境

儀兒又因為住在母家不敢放聲大哭這一天便嗚嗚咽咽的細

訴低泣一共不曾乾着眼淚須知那種無聲之哭比較有聲者尤其傷心勉強挨到夜深突然嚷着心痛。觀其心痛可知心碎矣哀哉再望望他臉色都發青了嚇得他母親

不住抱着他嘶喚登時命人請醫診視服了幾帖藥下去略略好些只是還不能多進飲食。唉外病好醫心病難醫這是他一生的病根叫別人有甚麼法子想呢。雲麟跌脚說道這也難怪儀妹妹傷心然而玉鸞大哥既已死了生者在世總應該保重身子才好。儀妹妹這一點上怕他就瞧不破。寡鵠孤鸞誰破怎樣瞧不破又怎樣被骨肉未寒而琵琶別抱者是皆聽得破者也。姨父姨母要常常勸解教他散散心就好了。晉芳

雲麟以是齊淑儀淑儀豈不受哉

望着身邊一個小廝說道：你進去向太太問一聲兒，看小姐醒了沒有，可曾下床。雲少爺要進來，瞧小姐呢。小廝答應自去轉來說道：小姐剛才服藥下去，此時已蒙着被睡下。太太說：雲少爺如能在這裏耽擱，等吃過晚飯回去不遲。芳笑道：好好，我在這裏正苦寂寞，老賢甥不妨在此多談一會。於是又命小廝們泡上好茶，捧出兩盤瓜子來。雲麟懷着滿腔心事，正待向淑儀訴說，不料淑儀又病起來，未免有些怏怏的，坐在旁邊一言不發。隨手伸在瓜子盤裏拈了一枚瓜子出來，放在唇邊欲送進，又不送進的，出神一回兒，怔怔的望着他姨父的煙筒，看他姨父一袋一袋的裝煙，裝了吸，吸得煙盡了，就吹吹了，又裝裝了，又吸吸了，又吹，像這樣循環忙着，很是熱鬧。那煙筒上的煙紙煤上的煙，還有口中吐出的煙，烟烟相纏，成了一圈一圈的煙雲，有的嫵媚，直上便好似一條煙龍，從煙雲裏飛出，騰身舞爪，滿室裏氤氳氤氳，煞是好看。雲麟望了半日，忽然想起手裏拈着的瓜子，不知道這一枚瓜子是從那裏來的，怎樣到得自

己的手裏。於是又把眼光轉回來，望着自己手裏的瓜子。這瓜子是上海的五香瓜子，色香俱佳。雲鱗望着瓜子心裏想：這瓜子外面翠生生的，黛色好似儀妹頭髮的顏色，一樣又彷彿是紅珠兩道彎彎蛾眉的顏色。這瓜子的形狀放大來，好似紅珠嬌嫩的臉龐，稍修長一點，便又好似淑儀的面龐了。忽然一眼又看見了瓜子上的兩粒小糊點，一粒帶尖形的，恰如淑儀臉上酒渦兒旁邊的黑痣一般無二；那一粒圓形稍大的糊點，又與紅珠酥胸兩旁雞頭肉左近的黑痣一般無二。雲鱗想到這裏，真是手舞足蹈，有些忘形，愈想愈癡，愈看愈歎了。伍晉芳見雲鱗這種呆狀，很覺可憐，自想：少年人總免不了受情網的魔難。又想到他少年時同小翠子親熱鬧的笑話，也真不少，不覺就對雲鱗一笑。雲鱗正在發怔，忽見他姨父向着他笑，便將手中瓜子往口中一送，隨着也向他姨父微微一笑。晉芳遂搭訕着說道：彷彿有一天聽見他們告訴我，說你那如夫人已經將你們老太太接到一處去過活，這也很見得他的良心。老賢甥

我此時轉有些羨慕你的豔福：這句話不防轉勾起雲麟愁緒嘆着說道：姨父休提這話我也沒這福分娶他他也沒有這心腸嫁我幸喜家母還有點主見若是老早答應他便搬到那邊去住怕一時還來不及搬回舍間呢晉芳聽了這話不由怔了怔說道這又奇了你同紅珠是感恩知己打從患難裏閱歷過來的不見得他變心恁快你休得誣蠱了人後來是要懊悔不及呢你不記得我那翠姨兒便因爲我一時聽信讒言白白將他小命送掉如今提起來我總覺得對不住他往事重提使人扼腕雲麟道他與翠姨的境遇又自不同女人家心腸容易見好愛好甥兒原係寒士沒有叫他戀我的地方那裏及得這姓許的又有錢又有勢呢晉芳笑道難道這姓許的要奪你這愛寵不成哎呀他就太不自量了不是我當面奉承老賢甥像老賢甥這樣的品行：：面孔：：性情：：學問要算是千中挑不出一個他把甚麼來比賽你像是年紀上比你小得幾歲也未可知雲麟聽到這裏嘆味一笑說道若論年紀怕他已經做得



紅珠的祖父了。據人說這姓許已是六十開外一搭鬚鬚看去便叫人討厭。

誤矣有了鬚便叫人討厭  
廊老入花叢殆無其人已

晉芳想了一會拍手笑道：「你說的這人可是許道權不

是不錯呀！他雖說有了一把年紀，至於瞧見女人家，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珠

兒依舊是個色鬼模樣。我們有時同着宴會，但凡他帶的局都要同人家纏得

一個不亦樂乎。雲麟笑道：「原來姨父也認識這廝：晉芳忙拍着胸脯說道：

「老賢姪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等我去向他說一句說這紅珠已是准嫁給老

賢甥的了，叫他打斷這種夢想。哦，我道是誰呢？他的女兒賣給人家做妾，他又

要想人家女兒嫁給他做妾，我勸他且歇着罷。他屋裏也有兩個老婆，聲名很

不好聽沒的在外間打這野鷄，把家裏鴨子都飛掉了，替他想也不甚划算。雲

麟在這個當兒頓覺心花怒放，站起身來深深就地一揖，說一切便仰仗姨父

如荷。玉成不叫甥兒抱向隅之憾，粉骨碎身願酬大德。晉芳忙扶着他笑道：老

賢甥儘管放開懷抱，我同那許道權也還有點交誼，包管一說便行。既這樣說

也。不。宜。遲。我。趕。在。此。刻。便。到。他。府。上。同。他。接。洽。晉芳越說得容易  
越見得下文之奇然。則。你。在。先。說。

同。儀。兒。斟。酌。的。可。是。爲。的。這。事。雲。麟。紅。着。臉。說。道。甥。兒。因。爲。儀。妹。妹。和。紅。珠。還。

談。得。來。意。思。想。請。儀。妹。妹。去。探。一。探。他。的。口。氣。既。有。姨。父。替。甥。兒。出。這。樣。力。儀。

妹。妹。不。幸。又。病。着。那。個。只。好。作。爲。罷。論。了。晉。芳。搖。頭。笑。道。若。論。釜。底。抽。薪。第。一。

先。須。止。着。許。道。權。許。道。權。不。想。娶。他。他。不。嫁。給。賢。甥。還。嫁。給。誰。既。這。樣。說。我。也。

不。陪。你。吃。晚。飯。了。你。明。天。請。到。我。這。裏。我。定。然。有。好。消。息。報。給。你。聽。雲。麟。見。他。

這。樣。熱。心。十。分。感。激。忙。道。姨。父。既。然。認。識。那。姓。許。的。隨。後。會。見。他。同。他。講。一。句。

便。好。了。何。必。忙。在。這。一。時。呢。晉。芳。正。色。說。道。這。是。一。件。甚。麼。事。越。早。完。結。越。好。

將。來。賢。甥。多。請。我。吃。一。杯。喜。酒。便。算。酬。謝。我。我。也。高。興。來。奉。擾。稱心滿意  
料事出意外說。着。

真。個。帶。了。一。名。小。廝。並。不。乘。轎。向。雲。麟。說。道。你。到。裏。邊。坐。坐。去。好。了。我。若。回。來。

得。遲。准。在。明。天。相。見。罷。雲麟本來要求淑儀出力不  
防轉是晉芳出力辦事談話雲。麟。見。晉。芳。出。門。之。後。便。高。高。

興。興。的。踱。入。內。室。向。三。姑。娘。問。了。問。淑。儀。的。病。狀。三。姑。娘。只。是。唉。聲。嘆。氣。雲。麟。

自不便再說其麼立起身來對三姑娘道姨母我去看看儀妹妹去三姑娘說好我同你一同去看儀兒服藥下去這一會可睡得安穩說着就舉步走到淑儀臥房門前掀起素花布的門帘來雲麟隨在後面未曾用目觀看但是早覺得藥香滿室幽闃寂寞這時微聞帳鈎顛動帳裏的淑儀就接連咳嗽四五聲帶有嬌喘之音三姑娘聽得連忙三脚兩步的進房還沒有走到床前淑儀又咳了一咳聲比前更急喘聲也大三姑娘更加着急一面到床前用手掀帳子一面嘴裏喊說儀兒儀兒現在覺得怎樣你麟哥來看你了雲麟跟在後面聽了這話心中萬般難過無限淒涼等到他姨母把月白綢帳掀開用銀鈎掛住雲麟極力向帳裏望去高高的疊着三四個枕頭淑儀就靠在枕上睡着雙眼緊閉身上蓋着大紅緞被頭上青絲有一半散下拖在被頭上一雙玉腕壓在被上兩手覆在胸前是咳時用手捶胸的咳後就放在胸前了再細看他的面容雙眉蹙黛眼乏秋波芳姿瘦削氣色微黃嘴唇紅得比染了胭脂還要紅雲

麟到此不由的低低叫了一聲儀妹。那知淑儀昏昏沉沉睡，毫不曉得。三姑娘就在床前几旁椅上坐下。雲麟也隨着在几的那一旁椅上坐下，抬頭看見白綾帳沿上畫着墨蘭姿態，幽蕩頗有空谷一佳人之致。雲麟心想：芳草美人，這帳沿真配淑儀用。再看題款，是種蘭道人。這種蘭兩字，便是朱二小姐的別號。知道帳沿上墨蘭是朱二小姐的手筆，順着看到帳鉤，帳門邊又看到淑儀臉上。這時僕婦老魯媽早點上燈來，放在几上，又倒了兩盞茶，送上燈光，直射在淑儀臉上，愈顯得慵懶不支，憔悴難勝。大有西施捧心之態，令人更增憐愛。淑儀已經咳嗽了三四陣，喘聲倒止了。忽然問把身一側，頭轉向裏口中微念道：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根。空生：：色空空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雲麟聽了，真是柔腸千疊，寸心欲碎。見淑儀有將醒之意，就連低喚儀妹醒來，醒來他姨母正在替淑儀看藥，視湯添衣，加被忙了。這樣又忙那樣呼喚，婢正教老魯媽取來許多降檀，焚起一爐好香來，聽見雲麟叫喚淑儀。

就走到床前扶著枕頭幫著呼喚淑儀驚醒微微開目一看見雲麟坐在床前  
 几側不覺紅暈上頰連聲大嗽起來乾噎不止一時竟回不過氣來三姑娘見  
 了慌忙在床上扶住回頭正要喊人一眼見小善子進來了就叫小善子上床  
 來替淑儀捶背小善子聽了滿心高興立時猴上床來蹲在淑儀背後臉正對  
 着雲麟一面捶着背一面儘看雲麟甚覺得意此時的雲麟因見他姨母扶着  
 的枕頭是淑儀嫁富玉鸞時的一對鴛鴦枕是淑儀親綉的鴛鴦福祿綉得很  
 是工細誰知而今福不福祿不祿一雙鴛鴦成了一個寡鵠雲麟到此心酸萬  
 分在先預備了許多安慰的話想等淑儀醒來說給淑儀聽那知淑儀醒來他  
 倒沒有話說等到淑儀咳聲止住回轉氣來時他只問了一聲妹妹好呀就咽  
 住了淑儀向他點一點頭雲麟猛然見在淑儀身後的小善子也在那裏顛頭  
 播腦拿着大紅鑲邊的眼睛對着自己做眉眼呢他見了這怪樣一個噙心外  
 面老魯媽進來說晚餐備好請太太同雲少爺用飯雲麟便匆匆對淑儀道妹

妹保重就立起身出來了。草草吃完晚餐坐了一會告辭回家。三姑娘也沒心  
 情去留他。雲麟回來便將晉芳的說話告訴了母親。又說淑儀連日病在床上。  
 姨娘他們焦煩得很。秦氏驚道：「儀兒是病不得的。你姨娘只有這一個貼己的  
 女孩子萬一有個長短叫他怎生割捨得他你的事既有姨父替你調解他們  
 都是有體面的人說出話來包那姓許的駁他不得。早知道這樣早該去請你  
 姨父何等不好。又何必費如此周折呢？」你也拿得穩我也拿得穩只怕到底有些不穩雲麟這一夜好生得  
 意。便是做夢比往常都覺得恬適些。柳氏知道這事也着實替他歡喜。第二天  
 清晨曙光剛透人紗窗。雲麟早一咕嚕翻身下床。匆匆的抹了臉兀自跑去會  
 他姨父。伍晉芳一者要打聽昨晚怎生去同那姓許的說項二者也因記掛着  
 淑儀病體走入門首。別人都覺得他來的狠早。伍升先笑道：「少爺昨夜想是不  
 會睡覺。怎麼在這會子就跑過來。不但儀小姐他們不曾起身。怕老爺也還在  
 床上不曾醒呢。」雲麟笑了笑便直走進去。他是先到了晉芳上房。一瞧眼見朱

二小姐雲鬢蓬鬆坐在梳桌傍邊用手托着腮頰像是思索甚麼似的。

預返下文雲

麟笑問道姨父還睡熟麼他老人家昨夜幾時回來的朱二小姐見是雲麟忙向他搖了搖手似乎叫他不用驚動晉芳的意思一脚跨出房門低低說道你家姨父晚間在外邊去吃酒不知同誰合氣回來時候約莫已近三更翻來覆去也不曾好生安睡剛才甫經睡熟我想讓他多歇一會兒免在日間打盹我知道你是不放心你儀妹妹好了夜間服了兩匙養安眠藥水比較往常便咳嗽得好些雲麟尙未及答應猛聽見晉芳已在床上翻了翻身問道是誰在外邊講話雲麟忙道是我特地過來見姨父的朱二小姐見晉芳已醒忙替他將帳子鈎上笑道麟兒也不是外人你要睡再睡一會也好晉芳揭開錦被條的坐起說道我也不睡了你吩咐麟兒進來我有話告訴他呢朱二小姐當時便喊了一聲雲相公雲麟趁勢便跨得進房晉芳一面揉着眼睛一面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替你辦的那件事狠對不住你。

一語驚人  
雲麟奈何

我巴巴的約他在天興酒

樓小。敝席間。便提到那話。叵耐那厮。執定成見。說紅珠本不須身價。他允着。出一千銀子。做花粉費。已被經手的人付過五百去了。其餘五百一經等有了喜期。在喜期三天前。交割。可想這事不是生米已成熟飯。他又告訴我。說是個甚麼姓鮑的。從中撮合。他還有個女人。叫做甚麼的呢。那名字。我記得。狠是雅緻。這是吃緊越作此開筆。不怕雲大哥急煞。雲麟此時已經哭喪着臉兒。接着說道。不錯。這姓鮑的。叫做鮑橘人。他女人是紫羅女士。晉芳笑道。真是的。叫做紫羅女士。許老還笑着說。他便願意罷休。怕鮑氏夫婦還不愿意呢。他曾允許他們夫婦。事了有重重酬謝。是我狠狠的。同他駁詰了一頓。無奈那老貨。生就一副涎皮癩臉。你儘管生氣。他依舊嬉嬉的。望着你傻笑。這有甚麼法想呢。：晉芳說話時候。已敲着鞋子。披衣坐近窗子。面前其時旭日初升。一線陽光。從簾隙裏射入。映在雲麟臉龐上。只見他淚眼盈盈。低頭無語。委實叫人瞧着可憐。晉芳嘆味一笑。說也奇怪。便在他一笑當兒。忽聽見外間震天動地一聲响。又像是放炮。又像



是火山爆裂可憐那時候揚州光復不上兩年居民聽見這樣聲息沒有一個不爽然失色驚天動地之事已伏于此數語之中然而未幾揭曉人固然無知也可勝浩嘆朱二小姐尤其是個驚弓之鳥手裏剛捧着一個茶杯嚇得豁耶一聲將杯子嘔在地下吐着舌頭說道哎呀好响這是甚麼聲息呀晉芳將他瞧了一眼冷笑道左右不過是孟軍長在城外演炮這也是常有的事何至嚇得這個樣兒你也不怕人家笑話好好一座揚州城難道有人殺進來不成：大家再側耳聽了聽果然沒有別的响動僕婦們便進房將跌碎茶杯擄掇出去晉芳重行向雲麟笑道不瞞你說我昨夜回來整整氣了一夜當時倒替你想了一條妙計你如果割捨不得那個紅珠我們便依着這條計去辦雲麟欠身答道姨父如有好法子甥兒是沒有不依的悉聽姨父指教便了晉芳笑道那許道權既拿定這樣主意我雖同他是朋友却沒有這權力去叫他幹爲今之計如果請出一個有權力的人出來向他說一句他便不敢不依我打聽得那厮因爲在買賣骨董上面狠想借此去

巴結孟軍長孟軍長的夫人曾讓娟日前有一百零七顆珍珠顆顆都是肥大  
 精圓惟最祇差得一顆不能湊成百八數珠的數目他夫人此時正派人四下  
 尋訪如若合式的情願不吝重價我想去年儀兒在上海替你帶回來的  
 顆珍珠我會親眼見過真是無價之寶你如願意將那珠子拿出來我託人前  
 去運動將這珠子便送給那曾夫人不領他的價值只求曾夫人在軍長面前  
 訴說一句憑軍長這樣權力還愁那許道權不附首貼耳將紅珠讓給你嗎我  
 這話你去想想看可用得：朱二小姐在旁也笑起來說道哦原來你們還  
 是議的紅姑娘那事這計虧你姨父想得真好拿這不會講話的珍珠去換那  
 輕盈解語的紅珠委實再好不過我替雲相公打算他焉有不肯的道理老爺  
 的神機妙算我真佩服極了晉芳笑道我不過一時的計較至于成否尙未可  
 知此刻狠不用你稱讚雲麟早站起身換了一副笑容說道難得姨父肯替我  
 出這樣力甥兒感激不盡少停便回家將珠子取來悉聽姨父做主罷了

此段  
 情事

承上起下。說畢便告辭去看淑儀。朱二小姐掩口笑道：雲相公委實多情，得狠妙不可言。此時巴不得大功告成呢，但是一層既有了姨父替你幫忙，我的差事可以卸責了。準備兩肩荷一口來擾你的喜酒：彼此正在談笑，後面跑出個小婢將頭向房裏張得一張，管芳喝問道：幹甚麼這樣鬼鬼祟祟的？那小婢笑道：老太太同太太命我出來問一聲：適才外間是甚麼聲响？管芳怒道：偏是你們會大驚小怪，快進去告訴太太外間一點事也沒有。我最恨的當這亂世，捕風捉影，有得沒得的瞎議論。你們瞧這一响包不出三個日子外間又該鬧出許多謠言來了。：：雲麟往看淑儀，果然好些就辭了出來，剛走至門房，偏又瞧見伍升他們擠在一處交頭接耳，像煞出了重大事件，見了雲麟便有家人伍貴慌慌張張向他說道：雲少爺，你可知道孟軍長被炸彈炸死了？雲麟大大吃了一嚇，忙問道：怎麼怎麼？你們是打從那裏聽來的？怕沒有這事罷？伍貴道：我們原也不甚相信，不過街坊上鬧得狠，是利害怕還總有點影响，我們不曾得

着。確。信。又。不。敢。去。回。老。爺。怕。老。爺。又。罵。我。們。說。謊。：。雲。麟。此。時。也。不。暇。同。他。們。談。講。三。脚。兩。步。便。跨。出。門。可。不。是。的。才。走。向。大。街。滿。街。的。人。都。變。了。顏。色。沒。有。一。人。不。嘖。嘖。喳。喳。議。論。這。樣。消。息。甚。至。有。將。鋪。門。掩。上。的。有。挑。抬。行。李。出。城。躲。避。怕。軍。長。死。後。兵。士。要。譁。變。的。瞧。這。樣。情。形。比。較。那。一。年。光。復。的。變。故。還。利。害。些。把。不。住。心。頭。上。突。突。的。亂。跳。也。顧。不。得。甚。麼。飛。也。似。的。跑。轉。回。家。剛。跨。進。門。黃。大。媽。已。索。索。的。抖。着。說。道。好。了。少。爺。回。來。了。太。太。剛。打。發。我。去。請。少。爺。外。間。鬧。的。那。樣。可。怕。的。事。少。爺。想。該。聽。見。了。雲。麟。點。了。點。頭。走。入。堂。屋。見。他。母。親。同。柳。民。都。愁。眉。淚。眼。的。站。在。桌。子。旁。邊。下。首。還。立。着。一。個。女。婢。雲。麟。趕。着。向。那。女。婢。問。道。珍。兒。你。來。則。甚。念兒之來不獨出向雲麟意外且田讀者意外秦。氏。接。着。說。道。這。真。是。天。外。飛。來。的。事。孟。大。人。駐。紮。在。城。裏。全。城。的。人。都。倚。若。泰。山。不。知。爲。甚。好。端。端。的。出。了。這。樣。岔。子。他。手。底。下。兵。士。又。多。平。時。還。怕。他。們。鬧。事。呢。孟。大。人。這。一。死。那。還。了。得。誰。人。施。這。樣。毒。手。不。活。活。的。坑。殺。百。姓。們。性。命。嗎。聽。說。紅。姑。娘。嚇。得。只。是。儘。哭。

他又。是。個。沒。腳。蟹。一。個。可。以。倚。託。的。親。人。也。沒。有。巴。巴。的。打。發。他。這。珍。兒。來。請。你。去。商。議。避。兵。的。方。法。我。知。道。你。今。天。是。在。伍。府。那。邊。正。待。叫。黃。媽。去。喚。你。回。來。如。今。可。是。巧。極。了。家。裏。你。且。莫。問。到。是。趕。緊。到。紅。姑。娘。那。邊。走。一。趟。罷。珍。兒。也。說。道。我。來。的。時。候。也。久。了。怕。姑。娘。着。急。少。爺。快。快。前。去。才。好。：。這。一。頓。話。將。個。雲。麟。說。得。眉。開。眼。笑。所。有。適。才。的。愁。苦。以。及。聽。見。的。恐。慌。頓。時。捲。入。爪。窪。國。裏。去。了。還。疑。惑。是。在。這。裏。做。夢。仰。頭。望。了。望。天。色。分。明。紅。日。杲。杲。可。想。不。是。夢。境。掉。轉。身。向。珍。兒。笑。道。我。同。你。一。路。走。罷。珍。兒。答。應。着。兩。人。出。了。筆。花。巷。雲。麟。含。笑。問。道。珍。兒。你。可。是。要。隨。着。你。們。姑。娘。嫁。到。許。家。去。了。你。可。知。道。他。們。喜。期。訂。在。甚。麼。日。子。從驚風駭浪之中偏有此開情逸致可想雲麟已是樂不可支珍。兒。將。頭。一。扭。笑。道。這。話。誰。告。訴。你。的。前。番。我。得。了。這。樣。消。息。真。是。嚇。了。一。跳。後。來。瞧。着。我。們。姑。娘。情。形。那。裏。肯。去。嫁。那。老。頭。子。鮑。太。太。雖。然。勸。了。好。幾。次。姑。娘。只。是。不。肯。應。承。雲。麟。冷。笑。道。你。還。瞞。着。我。呢。你。姑。娘。現。已。得。了。人。家。五。百。兩。身。價。銀。子。還。有。五。百。兩。專。等。喜。期。

交。割。你。打。量。我。不。知。道。麼。我。的。耳。報。神。是。再。快。不。過。的。珍。兒。急。道。沒。影。子。的。話。  
虧。少。爺。說。得。出。口。我。們。姑。娘。雖。窮。也。不。至。愛。上。那。一。千。兩。銀。子。是。誰。誣。蟻。我。們。  
姑。娘。這。是。要。割。舌。頭。的。：。雲。麟。到。此。方。才。有。些。明。白。暗。想。這。銀。子。怕。不。是。給。  
鮑。橘。人。騙。去。用。了。一。時。也。不。便。同。珍。兒。去。辯。駁。轉。笑。說。道。有。也。罷。沒。也。罷。只。是。  
你。們。姑。娘。近。來。不。肯。同。我。好。可。是。真。的。珍。兒。笑。道。少。爺。又。來。冤。枉。入。了。姑。娘。若。  
是。不。同。你。好。今。天。爲。甚。叫。我。來。請。少。爺。呢。總。而。言。之。任。是。姑。娘。不。同。你。好。少。爺。  
却。千。萬。不。可。不。同。他。好。我。同。姑。娘。是。一。步。不。離。的。據。他。口。氣。總。還。忘。不。了。少。爺。  
所。以。任。憑。那。鮑。太。太。再。會。挑。剔。些。我。却。不。替。少。爺。擔。心。好。珍。兒。可。謂。不。負。雲。麟。兩。人。說。着。話。  
已。走。入。門。裏。紅。珠。瞧。見。雲。麟。不。由。近。前。握。着。他。的。手。跌。脚。說。道。外。邊。的。事。你。想。  
是。聽。見。了。目。前。這。危。如。累。卵。的。揚。州。眼。見。得。是。朝。不。保。暮。我。此。時。轉。懊。悔。不。該。  
離。去。上。海。跑。來。受。這。樣。驚。險。你。呢。近。來。又。不。常。到。我。這。裏。我。想。不。出。那。件。事。兒。  
得。罪。你。了。老。太。太。他。們。可。打。算。怎。樣。辦。法。萬。一。你。們。走。了。是。要。攜。帶。着。我。的。我。

第七六回

吃虛驚竊生眉蹙

設妙策枉用心機

一五〇

一。個。人。委。實。害。怕。雲。麟。見。他。那。樣。慌。急。情。形。不。覺。又。憐。又。愛。至。於。雲。麟。對。他。說。些。甚。麼。且。等。在。下。將。孟。軍。長。致。死。的。緣。由。敘。述。清。楚。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雲。麟。之。訪。淑。儀。原。爲。紅。珠。姻。事。乃。不。遇。淑。儀。而。遇。晉。芳。事。已。出。人。意。外。矣。忽。於。囑。囑。細。語。之。間。驟。聞。巨。聲。使。人。失。色。至。巨。聲。之。何。由。作。偏。不。接。敘。明。白。依。舊。由。晉。芳。口。中。述。出。計。策。無。效。之。由。幾。使。雲。麟。腸。斷。氣。絕。誰。知。晉。芳。之。策。無。用。而。此。巨。聲。乃。大。有。用。真。是。玄。之。又。玄。

社會小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七回

一夕話救救續良緣  
半江風匆匆送行色

原來這揚州地方自從被那孟軍長佔領之後。城池雖不甚大。至於論他形勢。却東扼運河。西連皖豫。巍然江淮重鎮。爲南北戰爭上所必覬覦之點。論那孟軍長手下的兵卒。號稱兩師。其實一師多人。是有的。平時餉精歸中央。接濟每。逢缺餉時候。揚州居民便風鶴震驚。深恐有譁掠之變。倘幸孟軍長聲威素著。頗得軍心。一共不曾出着變故。在這頭一年。夏秋當兒。軍長忽的害了一場重病。幾於一瞑不視。其時人民已是心胆懸懸。鎮日鎮夜的打算遷居避亂。後來幸虧被一位醫生診治全愈。大家方在額手稱慶。但是那孟軍長雖出身草莽。然爲時勢所趨。他一心却傾注共和。不以君主專制爲然。當時黨派紛歧。有欽佩他的。也有嫉忌他的。他對於保護人民。輔助公益。却還盡心竭力。又沒有別。



的嗜好只喜歡同一班骨董客人研究金石賞鑒書畫遇着寶貴的古玩他是不惜重價成千累萬的銀子將那古玩買他回來所以他的那所住宅別墅點綴却沒有至於這漢魏碑帖雍乾磁器真個如入五都之市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物聚於所好以軍長這樣勢位誰不仰承意旨是以那些掘木梢的夥友往來其門絡繹不絕這其中有兩個人爲軍長所最親信的一個叫做吳臣傑一個叫做艾二單表吳臣傑原係詐道權的朋友他們曾經搭檔作個生意直接講來就是狼狽爲好看官還記得維揚章家有三個女兒紅紅綠綠翠翠大女兒紅紅便嫁與歐陽家歐陽老爺在任爲官真是一清如水兩袖清風但是有一樁癖性是從胎裏帶來的永不能改這一樁癖性是酷好骨董只要是骨董商人上門他沒有不竭誠款待的他幕友裏有兄弟兩人兄名鍾之秦弟名鍾之漢是研究骨董的大家夏鼎商彝秦磚漢瓦經他們兄弟二人手裏摩挲鑒定的無慮數千百件了歐陽老爺十分的相信他們歐陽老爺同寅裏也有兩

同好知己一位候補道當捐務總辦的官印禹貢九一位學使大人官印洪福  
 五一城裏有了這三位大老爺好骨董那骨董商人還不聞風而來如蠅附羶  
 嗎骨董商人裏便有許道權吳臣傑艾二許道權同吳臣傑是一檔艾二一人  
 是獨檔許道權因為有官底子還是個官商說話比別人響亮銷貨也比別人  
 快速天然是個骨董掬客牽頭的好資格骨董商人見他牽的都是馬到成功  
 所以都捧出家裏的骨董教他牽這一來許道權做骨董牽頭便大大的出了  
 名被一個狡猾骨董客人知道便借慕名為名來訪許道權一見之下寒暄過  
 後就談起骨董生意經來後來說到做牽頭不如做客人牽頭回扣怎麼薄客  
 人盈利怎樣厚又把骨董鬼的秘幕如此如彼的說了一夕話竟把許道權的  
 心打動這客人又乘勢要求許道權不許替別個客人作牽頭專同自己搭檔  
 作客人許道權因為有大利可獲便也一口應允約法三章後這骨董牽頭許  
 道權從此變作骨董客人許道權再變一變就要成骨董鬼許道權了這狡猾

的骨董客人。究竟是誰。就是許道權搭檔的朋友。吳瑞臣。吳瑞臣。同許道權訂約搭檔以後。第二天便抱來一隻銅象。說是秦阿房舊物。新從陝西掘出來。請許道權介紹買給洪福五學使。大老爺洪福五一見這銅象。身高五尺長三尺。全身黝綠古紋斑駁。背上披着象鞍。鞍頂活動似是一蓋看過之後。第二日就帶去同歐陽進明大老爺禹貢九總辦老爺鍾之秦鍾之漢兄弟兩幕友師爺共同鑒定。從早直到三更方才鑒定出確是秦物。但是這銅象是不是阿房舊物。仍然不能知道。因為許道權約定第三日便同吳瑞臣來定奪成交與否。所以趕緊抱着坐轎回來。第三日午時左近。許道權果同吳瑞臣來由門房引入客廳。與洪老爺相見。洪老爺開口詢問價錢。吳瑞臣說來路不易。前有人出價三千金。我未賣。你老爺要時。就照此價罷。洪老爺允出二千。磋商好久。久久經許道權斷出讓價五百金成交。這象原價只五十元。這時賣上二千五百金。這一票生意做得如何。後來又覓得一個銅鼎。賣給歐陽進明。說是宋物。並是

歐陽永叔家舊物進明一見此鼎聽說是歐陽家舊物非常歡喜後見鼎色嶄新心中猶疑不決便同鍾之秦鍾之漢兩人鑒定之秦斷是宋物之漢說恐非宋物銅色猶新確是偽作之秦駁道銅鐵無新舊安知舊的不是偽造新的便是偽造這鼎身短足長花紋凸露字形古樸的是宋代造物你有何證說是偽造之漢見其兄似有怒意只得唯唯稱是歐陽進明第二日便從二千金還價八百元成交後來又作成了三四次骨董買賣在歐陽和洪福五兩人身上賺了有五千餘金許道權和吳瑞臣好不得意一天許道權到禹貢九公館內去拜會貢九老爺忽然見艾二回子手捧古瓶一對說是柴窰向貢九求售索價一千元許道權見了心想這注生意不能讓艾二作成便把這瓶的花樣顏色暗暗記牢回來便告訴吳瑞臣瑞臣說艾二那裏有柴窰的古瓶恐怕是仿造的東貨罷我們弄一對康熙窰貨同他賽一賽看賽得過嗎當真第二天便拿來一對暗龍素瓶一對彩畫山水瓶教許道權帶到貢九公館裏仗着許道權

的能說會道。便把艾二的生意打翻。他手裏拿着二千龍元回來了。艾二生意未作成。一打聽是許道權的鬼計。便把許道權恨入骨髓。處處揭破許道權的。秘密教人不要相信他。禹貢九面前有一文牘。老夫子名叫揭川。也是不滿意。許道權假充骨董內行。買了塊燒餅回來。餅底凹凸成紋。他便把這紋摹下來。送給貢九。請許道權來鑒定。是何古物。許道權到來。稍爲一看。把金石索翻了。兩翻就說是湯盤文字。是盛什麼的盤子。不能知道。揭川聽說微微一笑。說許大人鑒定。還有疏忽。這盤乃是燒餅盤子。貢九也覺好笑。不禁發出哈哈的聲。音來。這時許道權任你臉皮老也。就一紅一白的了。自從這揭川一揭許道權。立時倒台。遁回揚州。民國後。又奉承上孟軍長。所以許道權常常同軍長研究古玩。所以特的將他薦在軍長左右。他們兩人從春間便換了軍長的重賞。向上海一帶去購訪珍異。平時也還通着消息。報告時價漲落。以及物品優劣。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天傍晚時候。陰雨濛濛。軍長公館門房裏忽然進來一個短。

衣漢子行色匆匆像是打遠道來的模樣雙手捧着一個小匣兒鄭鄭重重交給門房那位管家又從懷裏掏了一封信函口稱是上海姓吳的打發我將這匣子齎送回來呈給軍長內有磁瓶一隻價值鉅萬須得軍長親手開啓免致損壞那個管家因爲軍長出去宴會便命那漢子將匣子和信放在這裏那漢子得了這話兀自大踏步走了管家不敢怠慢隨即一道一道的將這匣子和信遞入裏面因爲物品很是貴重便藏在軍長一所密室這密室別人是輕易不能擅自出入的及至軍長回來時候已是夜深別人雖然將這事稟明軍長不過略點了點頭也不會進去瞧看便自入寢次日清晨便是上驛去訪竹芳之震天聲響之時敘轉來眉目清楚心裏懸掛着這匣中寶貝連盥洗都來不及掖着衣服趿着鞋子匆匆直向那座密室行去隨在身後的小廝準備軍長隨時驅遣軍長見了那匣子十分歡喜親手將外邊包裹拆開一重一重的封得甚是堅固再瞧那匣子見方祇有二尺來長用手推了推匣蓋只是文風不動一時性起

便吩咐那小廝幫着開啓小廝真個走進來便勁了一搯會好容易經軍長將蓋子開了半邊只見裏面一縷一縷的青煙氤氳而起軍長是個久經戰陣在江湖上磨練出來的人有甚麼瞧不出內中破綻登時喊了一聲不好將匣子向桌下一推掉轉身子便想避閃說時遲那時快軍長剛退得兩步那匣子早礮然迸裂一個極猛的炸彈炸得窗格齊飛棟樑傾折可憐孟軍長同那個小廝便一齊遇難這一場巨禍不獨公館裏上下人等嚇得魂飛魄喪一面捉拿兇手一面在火窖裏尋檢軍長的肢體消息頓時傳遍全城諸君試閉着眼想一想當時情景何能怪那一班百姓們男啼女哭覺得大禍便在目前俗說蛇無頭而不行軍長既然身死就保不住他的兵士不趁機搗亂幸喜軍長平素尚得人心所有各營的軍官都感激激軍長待人好處立刻聚在一處會議先按着兵士不許暴動又打了電報到北京政府保舉軍長的兄弟代行職務北京回電立即允許因此人心才稍稍安戢至於我叙的這一段情事看似與我書

中沒有關係。誰知這事不但與我書中有着關係，而且與雲麟同紅珠的姻緣還有極大的關係呢。一筆兜轉，遂由散漫而歸到一。若問與雲麟同紅珠的姻緣有何關係，我必再將孟軍長死後的情形略敘一遍。諸君方才可以明白。軍長既死，這害軍長的人究竟尙無主名推原禍始。同匣子一齊寄來的那封信，函原係吳臣傑的手筆。可想這件事必然與吳臣傑有關。或竟是吳臣傑同人通共來害軍長。亦未可知。這個當兒不但吳臣傑同艾二遷入嫌疑犯中，便是推薦吳臣傑的那個許道權也不能置身事外。先由代理軍長孟老三傳出命令，將許道權收入營倉聽候審訊。再派人向上海去捉拿艾二同吳臣傑兩人。再說吳臣傑艾二在上海得了這個意外的消息，又不敢逃走，只得硬着頭皮轉回揚州。剛剛抵岸，早被兵士們用繩索捆綁，一路押入軍署。依各軍官的主意，便要立時將他們兩人槍斃。好報軍長的仇恨。還是曾夫人有點主意，說如果他們是主謀，他們也不見得肯自投羅網。這其中恐有冤枉益發等語。訊問確實再行定罪不遲。



自是以後那個許道權便同吳艾兩人羈身狴犴性命尙未知如何可想謀娶紅珠的那件事益發成了畫餅了再說鮑橘人夫婦平日詐取許道權的錢財已不少紫羅女士雖然百般的拿話去打動紅珠無如紅珠他是個聰明不過的人暗中也瞧出紫羅的用心覺得他機詐百出論其品行與淑儀他們迥不相同後來便漸漸遠着他不肯再同他款洽那個許道權又不時的跑來催促夫妻倆正自沒法忽然碰出這樣變故聽見許道權已就捕獲橘人喜歡不盡小人之交固慝如是於此見世道人心之險又因爲外間謠言太甚是凡許道權的親友都要按着名字前來緝捕橘人便同紫羅商議商議連夜捲包逃走徑自回他丹徒舊籍去了以上筆墨一都化煙雲再說雲麟見了紅珠之後紅珠只是愁眉淚眼嬌俏可憐雲麟早將先前怨恨之心消融得干干淨淨心裏雖然害怕却不肯露出聲色轉拿話安慰他說道這樣變故很關係着安危大局也不止我們一家一人的危險況且我們是同病相憐活同活在一處死也要死在一處你且將心地放寬了母

親他們也還都住在城裏哩。等一會再瞧。如若果然消息不好。我們走自然也攜帶着你走。紅珠略點了點頭。又吩咐人將大門閉得緊騰騰的。深恐有兵士進來。攜掠捱至日落時分。再聽一聽外面。却還沒有別的動靜。雲麟更耐不得。望着紅珠說道。等我出去。哨探哨探。老躲在家裏也不是事。紅珠見他要走。轉又落下淚來。雲麟笑道。你放心。我不過想到姨父那邊走一躺。瞧他們得着甚麼消息。立刻便來告訴你。我今天斷不回家。在此陪你一夜。何如。小珍子接着笑道。少爺是必要來的。噫。不要叫我們盼望。雲麟一笑徑自走了。到了晉芳公館。家人們都是驚慌慌的光景。很不安靜。雲麟一直走上大廳。却瞧見晉芳背着手不住的在廳上亂轉。見了雲麟。劈口說你瞧這事可奇不奇。我們此刻可算都站在西瓜皮上呢。滑一滑便是個死。只好瞧全城百姓的造化罷。晉芳如此可想。當時危急情形。雲麟忙問道。姨父到不曾向司令部裏去訪問。訪問看他們究竟有甚麼舉動。晉芳嘆道。我是個技閒置散人員。平時同他們又不大款洽。料想他

們對着這事機密不過便去訪問誰有確實消息把來告訴你家朱二姨娘。他同縣署裏太太非常親密是他抱着奮勇坐了轎子到署裏去了早問家母他們驚嚇得要死立刻逼着我同他們出城避亂是我拿定主意不敢妄動等一會兒他向署裏回來若是情形不好再斟酌行止不遲：：正說着話外面已吆喝着二太太回來了雲麟伸長脖子只管向外邊張望果然見朱二小姐笑容滿面走得進來晉芳忙問道怎麼朱二小姐笑道請放心罷大局已經暫定了晉芳忙道阿彌陀佛甯可這樣也罷雲麟見晉芳忽然念起佛來兀自暗暗好笑又向朱二小姐問道大局怎生平定的朱二小姐笑道依你姨父老坐在屋裏着急又有何益呢有他說得嘴辯才幹女子大都如此我這一去可是探出好處來了我來告訴你們罷周知事今天隨着鹽運司長在司令部裏列席會議首由憲兵營長擔任兵士不至譁亂惟最緊急問題只要軍餉當由鹽運司長擔任軍餉三個月這三月之中軍餉由司長負責：晉芳皺眉說道三個月後怎生辦法呢

這。個。還。不。狠。妥。洽。你。且。休。如。此。高。興。朱。二。小。姐。冷。笑。說。道。虧。你。也。還。在。政。界。裏。  
 幹。過。事。的。怎。麼。這。一。點。點。過。節。兒。都。不。清。楚。有。司。長。維。持。三。個。月。你。還。怕。三。個。  
 月。後。兵。士。們。重。行。譁。亂。應。兵。變。的。事。只。防。在。倉。猝。發。生。有。三。個。月。的。延。長。自。然。  
 又。有。別。的。辦。法。了。我。不。想。你。的。見。識。轉。不。如。我。：。幾。句。話。說。得。晉。芳。也。笑。起。來。  
 朱。二。小。姐。又。望。着。雲。麟。笑。道。還。有。一。句。話。却。不。可。不。告。訴。你。叫。你。益。發。快。活。原。  
 來。軍。長。這。次。被。炸。的。緣。由。全。關。係。在。古。玩。上。面。如。今。是。同。軍。長。在。古。玩。上。有。影。  
 嚮。的。人。都。逮。捕。入。獄。了。應。說。回。你。做。對。的。那。個。許。道。權。也。在。其。列。我。笑。他。白。虎。  
 業。已。當。頭。那。裏。還。能。殼。紅。鸞。照。命。呢。你。想。可。喜。不。可。喜。雲。麟。詫。異。道。真。有。這。事。  
 嗎。這。真。是。我。意。外。造。化。了。既。這。樣。說。便。請。姨。父。這。邊。打。發。一。個。管。家。向。舍。間。去。  
 走。一。輪。好。讓。家。母。他。們。放。心。我。此。刻。便。到。紅。珠。那。裏。報。告。他。這。事。去。了。：。說。着。  
 又。將。今。天。早。間。紅。珠。吩。咐。珍。子。來。約。他。的。話。說。了。一。遍。晉。芳。笑。道。恭。喜。恭。喜。老。  
 賢。甥。可。再。不。用。顧。慮。了。我。常。說。像。你。們。這。種。姻。緣。是。也。再。拆。散。不。開。的。你。們。早。

素同過幾多患難。天老爺他也不容你們拆散。拿我翠兒做個比喻。他的境遇不是也同你們紅珠鬢髮。只可惜翠兒的福命不如你們紅珠罷了。說罷不覺從丹田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朱二小姐見他提這舊事不覺冷笑。裏狠狠望他。眨了一眼。徑自走入內室。晉芳對於小翠誠是終身恨事。故隨時隨事沖口而出。不過當着朱二小姐發此議論。使人殊難爲情。紅珠一直等至晚飯時候。方見雲麟到來。雲麟將外間事迹告訴了他。紅珠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下來。可憐他整整一天。還不曾進着飲食。此時覺得心神略定。便笑着命珍子將煨的蓮棗粥端上來。同雲麟對坐而食。雲麟倒有些時不曾享這豔福了。無意中便向紅珠問道。你近來同那紫羅女士往來。狠密他的學問。是好的。你想該也有些長進了。紅珠冷笑道。我常說。男人家有了點學問。品行便不甚好。誰知女人家有了點學問。那品行也就不好起來。怪道古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呢。我同他往來。不過想長長見識他。公然拿那些不入耳的話。同你糾纏着。我如今也有些遠着他了。雲麟笑得合合的。說道。你還睡在

鼓囊呢。我告訴呢。他們不但光拿那些不入耳的話。同你糾纏。他將你的身價。銀子都付過一半去了。我今天若不是會見珍兒。知道你並沒有這事。我還不肯說呢。紅珠聽到這裏。登時粉頰緋紅。怒道。當真有這事麼。這姓鮑的夫婦。簡直不是人是狗彘了。我還要怪你呢。這紫羅女士當初不是你介紹來的。虧你介紹得這樣好人。我以後除非不會見他。若是會見他。看我饒得他過。到要問我幾時。允許他去嫁人的。雲麟笑道。好呀。我也替你想。便是嫁人也該嫁個好好的。人。必如足下方可也不該嫁這許老頭兒。我益發說了罷。這許老頭兒。便因爲這事。性命已活不成了。你萬一誤信他們的言語。豈不白白誤了你的終身。紅珠急道。你說的是些甚麼話。我聽了一點也不明白。甚麼姓許的。我知道這姓許的是誰。不錯有一次紫羅同我閒談。說那姓許的家道。怎生富厚。爲人怎生和氣。我只望着他笑了。笑也不會說別的話。他如何白白齷齪我。他們。齷齪我也罷了。虧你也忍心跟着他們。將我誣齷。紅珠說着。眼眶已紅起來。雲

廣 酸 嘲  
麟笑道罷罷你也不用爲這閒事生氣千不怪萬不怪總怪我這些時同你疏遠的不好若是像從前常常廝守在一處也不至鬧出這許多笑話紅珠此時向他微微飄了一眼嘆氣說道你這話轉叫我聽着難受我豈不知道你這話的用意不過我有我的見解彼此親愛原不係乎同衾共枕起先我想接你們老太太同太太一齊來住着好盡我一點孝心這便算我以你的外室自居了偏生老太太要講究名分一時不肯過來那一天遇着你那姨娘拿話同我取笑我自從受這激刺想着一個女人家真不該同男子混在一處我說一句不願羞恥的話我雖然遠着你論我心裏何嘗有一時一刻忘却了你誰知因這上面便動了外人覬覦的心疑惑我孤身獨處將來總不免有個下落因此百般來引誘我這番魔障便由此而生其實我也不是個黃花閨女難不成還怕人玷污了我的名譽不過想起來真個叫人寒心罷罷薄命的人原不容我長享這樣清福此後聽憑你們要怎樣辦便怎樣辦罷否則延挨下去外間的飛

短流長不但你不能相信我或者連我還不相信自己呢。讀書至此爲之一快其實紅珠與我毫無感情然而

我聞斯語便覺通身舒暢何也

說到此不覺媚眼流波香腮漸暈將瓠齒微啓了啓對着雲麟嬌

然一笑諸君試想雲麟聽見這話當然是個甚麼情形怕我這支拙筆便去描

寫他也還描寫不盡轉不如請諸君自去思索罷了這時候偏生有那小珍子

真是玲瓏不過見他們已交頭接耳談至夜深忽然向他姑娘床上將衾褥鋪

陳下來請姑娘同雲少爺入寢紅珠向他微瞋說道你忙甚麼呢。語妙在可解轉

眼天色已要發亮了坐着談一會到不好珍兒嘆哧一笑老實他自睡覺去了

至於這一夜雲麟是否同紅珠睡在一處作者不曾身當其境却不敢替他武

斷不過隔了一個多月外間消息一天安靜是一天只見秦氏同他媳婦居然

遷移到紅珠住宅大家同心合意的過起日子來紅珠又大開筵席是凡雲麟

的親戚都備了喜帖請來宴會外邊男客裏邊女客整整熱鬧了幾日單說有

一日雲麟正與紅珠在香房中畫眉鬪粧濃濃情話忽聽得客廳上到了多少



人步聲雜沓言語喧嘩內有一人高吟道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豔  
聲音非常響亮吟聲未畢又有一人接着續喊道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一刻  
值千金又有人說道應當是春宵苦短日高起雲麟與紅珠聽得發怔正不知  
來的是什人黃媽媽一步踏進來說外面來了四五個人直踉踉的到廳堂上  
開口就說要請雲相公和新如夫人一同出去會會呢雲麟正待答話只聽外  
面一陣譁譟小珍子也一頭竄進房來說廳堂上一個老頭子白髯飄滿胸前  
帶了石壺兒良馬兒同着的人大鼻子也有和尚也有和尚還跳跳的說雲相  
公的新如夫人再不去拜見和尚就要進房來拖了紅珠聽得發怔雲麟隨  
就出去走到廳後聽得一人叫道臧太史來賀文星高照雲麟你們兩夫婦若  
再不出來休怪我馬福良翻麻臉不問什麼祥麟威鳳：雲麟走將出來一  
看馬福良坐在几旁的椅上伸着頸子直喊臧太史歪着身子睡在炕上撚髯  
微笑石季壺同陳和尚站在一處兩人不知說些什麼孔大鼻也坐在几旁的

椅。上。與。馬。福。良。相。隔。一。几。在。那。裏。捏。着。鼻。頭。笑。呢。忽。然。見。雲。麟。出。來。急。將。身。子。  
 從。椅。上。跳。下。雙。手。扯。着。雲。麟。的。手。嘴。裏。說。道。新。耶。新。耶。直。送。到。臧。太。史。的。炕。前。  
 臧。太。史。也。翻。身。坐。起。說。道。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隨。又。說。道。梅。花。嶺。我。與。晉。芳。  
 老。侄。相。遇。說。起。你。的。新。寵。俠。骨。柔。情。直。令。我。非。常。欽。佩。久。想。見。一。見。這。樣。的。奇。  
 女。子。你。可。願。意。領。他。出。來。見。我。嗎。雲。麟。聽。了。隨。向。衆。人。打。個。招。呼。就。匆。匆。的。往。  
 廳。後。去。了。過。了。一。刻。一。陣。衣。裳。磨。擦。的。聲。音。香。風。過。處。雲。麟。偕。着。紅。珠。緩。緩。步。  
 來。這。時。紅。珠。髮。作。風。涼。髻。盛。鬢。豐。容。長。裙。曳。地。煙。視。媚。行。倍。增。嬌。韻。隨。後。有。婢。  
 僕。圍。繞。儼。如。衆。星。捧。月。一。般。小。珍。子。夾。着。紅。氈。忙。鋪。在。地。上。臧。太。史。石。季。壺。前。  
 後。一。齊。點。起。紅。珠。向。臧。太。史。等。人。嚶。嚶。一。聲。拜。下。臧。太。史。連。忙。作。揖。衆。人。慌。作。  
 一。團。有。的。回。拜。同。磕。在。地。下。的。有。的。作。揖。帶。打。千。的。有。的。還。作。半。截。揖。想。下。跪。  
 的。這。次。頂。吃。虧。要。算。孔。大。鼻。子。剛。往。下。低。頭。被。老。馬。橫。過。來。一。肘。正。中。在。鼻。  
 上。其。時。一。酸。徹。底。大。鼻。子。孔。中。早。發。出。漸。漸。的。聲。音。來。紅。珠。拜。過。又。由。婢。僕。圍。

隨往房中去了。小珍子隨卽也將紅氍毹起抱向後面去。衆人等紅珠去後，各個就坐。臧太史向雲麟道：「可賀得此如夫人，又是有情人終成眷屬，老人無物可贈，說着卽向身邊取出玉搔頭一支遞給雲麟道：「這是山妻舊物，由山妻的外祖母傳給山妻之母，再傳才入山妻之手，說是宋神宗的量才玉尺所改造，還是山妻外祖母家鎮家之寶，因酷愛山妻之母，所以傳給山妻之母，山妻之母又酷愛山妻，所以傳入山妻之手，現在拿來一物兩用，一當賀禮，一當見面之禮，休嫌輕微，說罷遞給雲麟，雲麟接過連忙稱謝珍重，收下送到後邊出來留飯。臧太史高興便就允了大家入座。雲麟主位斟酒斟到孔大鼻子時，見他兩眼含淚，鼻孔中漸漸發聲，大鼻子越發大了，很覺詫異，仔細向鼻上一看，原來已經腫了，大奇，正待詢問，陳和尚忽然對馬福良望一望，說定是馬撞的石季壺一聽，不由哈哈大笑，將酒噴了出來。雲麟正坐在他旁邊，袖上滿沾了餘灑，馬福良喊道：「石壺酒溢了。」臧太史簞道：「既然如此，我正要喝酒呢。」壺兒過來。

石季壺卽起身執壺連篩了五六杯。臧太史杯到嘴乾，愈覺高興，吟道：「蘭陵美酒鬱金香，玉腕盛來琥珀光。這時僕婦送上來一道蓮子羹。」臧太史捧起來，咀嚼說：「蓮子羹味道真美，不知如何製法。」雲麟回答道：「先將蓮子煮爛，然後參加上杏酪，煮得溶和，後再點上冰糖，所以比別好些。」這時石季壺也坐下來吃蓮子羹。大家正吃著，時忽見馬福良把頭一昂，對臧太史道：「太史公，我有對了。」莆田鮮蓮酪，乳色磁盞，參和杏子漿，對你那兩句詩，對麼？」臧太史一笑，正欲答言：「孔大鼻子這時想是鼻子已不酸痛了。」搶著說道：「這是你水面胭脂，簾平嘴的本領，怎麼不對這樣談笑飲酒？」太史非常有興，連吸三十餘不覺沉醉，來不及吃飯，就辭了雲麟回家。雲麟款留不住，臧太史一溜歪斜，走下台階，說拐棍呢。陳和尚就在左邊扶了臧太史，接着又說：「馬兒呢？」馬福良就在右邊扶了臧太史，一馬一杖，跟跟跄跄，一陣人圍着去。這日按下不表，再說孟軍長身死將近，有一個年頭，偏生上海那位簾新，鮮的真都督，忽的也被人暗殺說。

出來誰也不肯相信。孟軍長一死成就了。我這紅珠雲麟真都督一死可又成。就了我這似珠柳春豈非咄咄怪事。至於真都督若何被人暗殺暗殺他的人。畢竟有何用意。我却不敢替他細細敘述。因爲真都督一生事迹自有國史紀載。他又比不如孟軍長與我揚州有絕大關係。少不得據實表彰一二。明似珠當那真都督未死之前。兩人愛情已不及先前濃厚。真都督少年氣盛。借着自己。已。勢。位。名。望。屏。後。金。釵。原。不。止。十。二。之。數。初。時。見。一。個。愛。一。個。過。久。下。來。也。就。視。若。土。苴。置。之。高。閣。明。似。珠。他。却。不。以。爲。嫌。好。在。柳。春。在。都。督。府。裏。時。常。出。入。似。珠。平。時。出。外。遊。玩。都。叫。那。柳。春。追。隨。鞭。鐙。風。氣。既。開。女。孩。兒。家。尙。且。講。究。一。個。開。放。何。况。他。們。是。姨。太。太。的。身。分。別。人。姘。識。的。左。右。不。過。是。那。些。戲。子。馬。夫。似。珠。姘。識。的。却。是。柳。春。比。他。們。畢。竟。高。得。多。了。靚。也。好。笑。真。都。督。在。外。間。拿。出。手。段。來。敲。詐。商。民。的。財。產。明。似。珠。便。在。裏。面。拿。出。手。段。來。敲。詐。都。督。的。財。產。甚。麼。珍。珠。鑽。石。白。璧。黃。金。攢。湊。起。來。大。約。也。有。十。數。萬。金。的。積。蓄。所。以。真。都。督。只。

管死他的似珠却一毫不感痛苦當那勿違當兒他早同別的姬妾們開了一個會議有願意守節的便在府裏等候辦法有願意出去的便都紛紛擄掇自己行囊箱籠向大棧房住下來預備各奔頭路別人我不知道似珠住入棧房之後第一着便命柳春將那個朱成謙請來商議明似珠當時便告訴朱成謙說道上海不是可以久住的地方我已打定主意依舊要回揚州去享福我母親久已不通消息是好明珠于此便可見其不孝此番勞你先行回去便同母親在揚州替我們買一處大大房屋等我回來時候繳價此處有五十兩銀子交給你做一路盤費朱成謙異常歡喜連連答應次日真個搭了火車上揚州去了似珠便偕着柳春在上海痛痛玩了幾天將平時一班女朋友約在各餐館裏飲宴聲名浩大誰也不知道他是真都督姨太太如今重又出來嫁人引得那些浮蕩少年嘴裏饞涎足足流出三尺來長不幸又聽見他身邊有個柳春恨得人牙癢癢的都想同他拚命柳春也知道他們的意思但凡在那遊戲熱鬧場中按着似

珠轉昂昂的賣弄他的豔福。寫柳春真是少不更事。似珠玩得膩煩了，便向柳春商議動身日期。似珠身邊最寵信的娘姨名字叫做小馮，本是淮北人，此番也跟着似珠出來，照常伺候似珠。當晚提着這話，又笑着小馮說道：「我們的什物委實太多，單拿箱子而論，到有十七八隻，其餘更不消說。我想火車輪船總覺得不方便，要圖舒服些，必須雇一隻大點帆船沿江上駛，還可以順攏焦山金山兩處地方遊覽遊覽。你們不知道我在這地理上面是狠研究過的，自從進了都督府裏，所有以前的學問大半忘記了，若不趁這時候去實地試驗試驗，不是白辜負了此行嗎？」柳春當時還未及答應，那個小馮早拍手笑起來，說道：「太太這話真是一點不錯，自家叫的船隻要住就住，要行就行，省得受那火車輪船的嘔氣。再巧不過我家丈夫馮大，他原有一隻五官艙大的船，往來長江上下，他不久將船停泊在黃浦江口，等我明天去瞧一瞧，若是不會兜攬到生意，叫他過來伺候太太，那是萬無一失，比較雇別人的船頭生面不熟的總算高。」

得百倍似珠笑道好極好極就這樣辦又望柳春笑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如何一共也不開口柳春咕囔着嘴說道火車輪船何等爽快不上兩個日子穩穩到家了這船若是碰着頂風一般會耽擱半個多月似珠呶道家裏有熱粥等着你去喝嗎巴巴的忙回去則甚便在船上多耽擱幾時那一路上的風景也是輕易瞧他不見的你至今還是這冒失鬼的樣兒叫人心裏總不快活！一頓話罵得柳春無言可答躲在一邊睡覺去了這裏似珠便同小馮拿定主意小馮早向黃浦江那裏去了一輪從清晨前去一直等到午後才回棧房似珠便嘆着他遲慢小馮拍手打掌笑道太太不用生氣這件事費了淘折呢我好容易在江口打了幾個磨陀才瞧見我家那隻大船灣在碼頭南首上了船向馮大說知此事馮大急得了不得說可巧在昨天攬了一個客人是向湖州販賣鮮鱸的既是太太要叫我們伏侍少不得要去回覆遣筆生意似珠笑道這可自然呀販鮮鱸的客人他有多大身分知道都督太太叫船他難道還敢



遠。勸。小。馮。笑。道。不。是。這。樣。講。民。國。時。代。商。人。的。身。分。不。比。從。前。了。聽。見。馮。大。前。去。回。他。他。那。裏。肯。依。經。馮。大。一。再。說。項。又。願。意。加。倍。賠。償。他。的。定。錢。開。了。好。半。天。方。才。講。得。妥。洽。似。珠。蹙。着。額。頭。說。道。着。賠。償。定。錢。算。得。甚。麼。隨。後。多。賞。你。家。丈。夫。百。十。來。洋。便。不。至。叫。他。吃。虧。了。小。馮。又。笑。道。太。太。待。人。不。消。說。得。自。然。是。寬。厚。的。了。馮。大。如。今。已。跟。着。我。來。拜。見。太。太。太。還。是。見。他。不。見。似。珠。笑。道。我。也。沒。這。閒。功。夫。叫。他。回。船。去。罷。我。的。性。子。是。你。知。道。的。說。走。便。走。千。萬。不。要。誤。事。小。馮。趁。勢。問。道。就。請。太。太。的。示。約。莫。在。甚。麼。日。子。動。身。似。珠。將。指。頭。指。了。指。說。道。明。天。後。天。一。准。便。是。大。後。天。罷。頭。一。天。分。付。他。來。發。行。李。小。馮。連。連。答。應。下。樓。去。同。馮。大。接。洽。了。一。會。似。珠。的。女。友。知。他。有。了。動。身。日。期。輪。流。着。替。他。送。行。到。了。臨。行。這。一。天。大。一。擔。小。一。擔。的。什。物。足。足。有。百。十。來。件。將。一。隻。船。上。都。壓。得。滿。滿。的。似。珠。同。柳。春。坐。着。汽。車。上。船。小。馮。忙。着。替。他。們。擰。手。巾。泡。好。茶。羅。聲。三。响。船。便。開。行。不。知。他。們。一。路。上。有。無。變。故。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記孟軍長事，不惜瑣屑者，以揚州寶錄又與紅珠等有極大關係也。紅珠之於雲麟，在讀者鮮不謂尙有一番周折始得成其姻好，乃一夕閒話，遂由離而合，文筆出人意外。

寫明似珠，所以爲紅珠影子也。其嫁貴人也，同其得貴人之財產也。同然而觀其結局，却又各不相同文字，遂無犯複之弊。

第七七四

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半江風絮絮送行色

一七八

社會小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八回

與盡悲來商量作歸計  
時衰運倒租賃到妻房

當似珠。過返揚州之日。正南京二次光復之時。烽火驚心。羽書告急。上轅於市。農嘆於野。流離百姓。剩溝壑之餘。生道路行人。挈家室而避亂。人心惶惑。世運淒涼。偏生在這當兒。有一家神仙眷屬。携着伴侶。溯洄長江之中。推蓬遠望。愜目賞心。這一天。剛剛行抵焦山。似珠便命船戶馮大將。船泊在山腳底下。準備明。天。上。去。遊。覽。馮大那裏還敢怠慢。立時在岸上釘了樁。繫好了纜索。次日清晨。似珠便喊小馮預備盥洗的水。只不見小馮答應。停了一會。轉是馮大送着一盆清水進來。似珠好生不悅。放下臉色。問道。小馮呢。怎生要你跑來伺候我們。馮大將水放在一旁。垂着雙手。必恭必敬的答道。太太若問小馮。小馮忽的病了。昨夜大寒大熱。如今兀自起床不得。似珠不覺吃了一驚。忙道。昨天晚

上。瞧。他。還。是。好。端。端。的。如。何。病。得。這。樣。飛。快。他。敢。是。偷。懶。因。爲。我。們。要。上。山。去。游。覽。風。景。叫。你。拿。這。樣。話。來。支。吾。馮。大。慌。慌。張。張。的。四。面。望。了。望。重。行。說。道。這。個。小。馮。斷。然。不。敢。他。還。告。訴。我。巴。不。得。要。同。太。太。一。齊。上。山。讓。他。長。長。見。解。呢。太。太。如。若。不。相。信。好。在。他。還。睡。在。後。艙。床。上。請。太。太。過。去。瞧。他。一。瞧。便。知。真。假。了。似。珠。笑。道。既。這。樣。說。就。罷。了。你。們。那。個。後。艙。牘。牘。得。插。不。下。脚。我。穿。紮。這。身。衣。服。如。何。可。以。去。得。你。分。付。他。好。生。養。息。我。們。回。船。時。候。是。要。他。出。來。伏。侍。的。馮。大。流。水。價。的。答。應。忙。說。道。不。妨。事。太。太。回。船。他。一。定。硬。撐。起。來。包。管。不。至。誤。事。：。說。完。這。話。連。忙。退。轉。身。子。向。外。邊。去。了。似。珠。吃。了。幾。片。棗。糕。又。向。鏡。子。裏。照。了。照。站。起。身。子。向。柳。春。笑。道。你。發。呆。怎。麼。快。快。跟。我。上。山。遲。了。便。沒。有。多。時。遊。覽。了。柳。春。這。時。胸。中。的。美。人。和。黃。金。正。在。交。戰。呢。明。似。珠。是。他。心。愛。的。美。人。真。都。督。的。財。產。珍。珠。鑽。石。這。十。數。萬。金。是。他。極。羨。慕。的。黃。金。似。珠。同。在。有。妻。無。財。銀。錢。向。進。出。一。大。半。不。在。自。己。掌。握。之。中。有。時。挪。用。一。文。半。鈔。也。要。報。個。清。

眼○空○有○耀○眼○的○黃○金○不○能○任○意○揮○霍○似○珠○不○同○在○有○財○無○妻○黃○金○雖○好○美○人○也○  
 是○可○愛○似○珠○雖○曾○嫁○多○人○臨○了○又○被○真○都○督○蹂○躪○幾○年○但○是○皮○肉○雖○賒○丰○韻○猶○  
 存○色○相○犧○牲○真○情○仍○在○若○從○此○棄○絕○心○中○亦○有○不○甘○萬○一○條○件○不○協○似○珠○翻○面○  
 失○去○黃○金○又○失○美○人○賠○了○夫○人○又○賂○兵○更○是○失○計○正○在○心○中○委○決○不○下○想○乘○明○  
 似○珠○帶○小○馮○上○岸○遊○山○之○時○時○間○必○定○長○久○在○這○長○久○之○時○可○以○想○出○一○條○妙○  
 計○來○黃○金○美○人○盡○歸○掌○握○黃○金○恣○用○美○人○取○樂○即○不○能○有○此○妙○計○時○間○既○然○長○  
 久○亦○可○以○施○展○雞○鳴○狗○盜○之○雄○才○妙○手○空○空○之○奇○術○一○探○囊○肘○便○可○得○些○許○  
 金○珠○人○自○己○之○腰○纏○似○珠○一○時○也○不○及○覺○察○自○己○到○有○好○幾○日○用○度○所○以○心○中○  
 滿○望○小○馮○扶○持○似○珠○去○遊○山○自○己○便○可○以○看○守○箱○籠○爲○由○坐○守○舟○中○那○知○小○馮○  
 有○病○明○似○珠○便○要○自○己○跟○着○上○山○本○來○陪○美○人○遊○名○山○乃○人○間○樂○事○是○人○人○願○  
 意○的○並○且○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柳○春○另○有○那○一○番○心○思○真○是○一○點○也○不○願○  
 意○更○不○要○說○是○求○之○不○得○了○可○見○得○事○有○出○乎○常○理○之○外○者○局○外○人○視○爲○奇○聞○

異。卓。每。每。噴。笑。當。局。之。人。而。不。知。當。局。人。自。有。苦。衷。說。不。到。論。理。兩。個。字。以。反。常。爲。常。不。反。常。爲。奇。異。了。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一。嘆。再。說。似。珠。要。柳。春。陪。他。遊。山。柳。春。當。時。滿。想。勸。似。珠。不。要。去。似。珠。那。裏。肯。聽。柳。春。是。素。來。知。道。似。珠。脾。氣。的。並。且。一。向。懼。怕。服。從。慣。了。便。知。這。事。不。是。一。時。拗。得。轉。來。的。只。得。說。道。你。裝。扮。得。這。樣。的。富。麗。我。穿。什。麼。呢。當。真。又。作。你。的。衛。隊。嗎。似。珠。道。哪。哪。西。裝。不。好。穿。着。嗎。柳。春。沒。法。穿。着。西。裝。拾。了。手。杖。忿。忿。的。說。道。小。馮。不。跟。去。儘。我。跟。去。相。尙。也。該。見。了。笑。話。疑。惑。我。是。你。家。人。呢。他。說。有。病。你。就。信。他。似。珠。將。他。撇。了。一。眼。冷。笑。說。道。你。這。廝。真。給。不。得。臉。給。你。我。請。問。你。在。都。督。府。裏。你。充。當。的。是。甚。麼。差。使。那。一。次。我。出。門。不。是。帶。你。們。那。些。衛。隊。飛。跑。這。一。會。子。幹。了。幾。天。正。經。人。了。又。該。惡。眉。瞪。眼。的。向。我。發。這。樣。威。武。不。要。引。我。生。氣。連。一。個。人。都。不。帶。去。瞧。我。可。能。上。山。去。不。能。一。面。說。一。面。早。跨。上。船。頭。忙。得。那。馮。大。同。許。多。水。手。用。竹。篙。子。搭。在。岸。上。柳。春。不。敢。怠。慢。在。前。面。攙。着。似。珠。玉。腕。一。步。一。步。走。上。石。

坡後面還隱隱聽見馮大喊着說講太太早點回船似珠那裏去理會一處一處瀏覽風景徘徊木石走入一座寺門內裏和尚見似珠這樣打扮知是貴家眷屬早屁滾尿流的近前合掌向四下引導依和尚意思本想領似珠進殿拜佛瞥眼瞧見柳春雄糾糾的像個新學家模樣方才嚇得不敢開口隨風使舵是若輩怕技似珠遊了好幾處觀此廻臂抱秀流波漾光市嶽之聲所不能到置身此地無殊仙境騷人墨客來此果能撲去俗塵萬斛得來佳什千行可惜似珠與柳春兩個俗物自命新學家不屑作腐儒之尋章摘句專效西人之高談闊論山愈幽而聲愈縱不知窮覽幽勝領略旃檀好似情人攜手公園散步一般匆匆走過毫無所觀真是辜負勝地貽笑山靈了還是似珠到底是女孩子腦筋敏銳覺得此地有山有水很是幽靜空氣定然新鮮便操了一回柔軟體操柳春在旁拿着手杖指揮替他喊口令一二二：：的後來又兩人雙雙跳舞抱腰接吻搖手躑足的鬧了半晌工夫到覺得比方才的拚命跑山好得多了自以



爲已得遊山之趣。這次柔軟體操，同雙人跳舞，真可作遊焦山的紀念。遊焦山不跳舞，便對不住這真山真水。跳舞不登焦山，也稱不起新學家的一對夫婦。所以似珠與柳春遊山的目的，在此遊山的真快樂也。在此所有山上，古人題名詩人的佳句，名人的墨蹟，如松鶴精神一類的石刻，廟內各種遺蹟，名人傳留寶物，如四仙石、駝鳥蛋、東坡玉帶等古物，不過忙中一瞬。至於人家認爲頂名貴的瘞鶴銘，已是石碑殘斷，字跡磨滅，高古的白玉蘭樹，已是皮蛙，心中支朽木，更不足賞玩了。柳春與似珠，或是隨在後面陪着，或是跑在前頭領路。有時並肩，有時攜手，像這樣走過了多少山路，穿過了多少佛寺，僧人迎送，沙彌指引，沿途崎嶇，頗難行走。柳春偕似珠徐徐而歸，似珠雖手足矯捷，到此也覺得微微有些困倦，和尙已預備出素筵，請似珠他們用膳。柳春也不客氣，便同似珠對面坐下來，吃了一頓飯後，又向山後走了一遍，然後從高處向江中瞻望，只見風帆滾滾，沙鳥翱翔，隔岸人家房屋，像魚鱗一般排列得整齊，似珠

不覺心曠神怡向柳春笑道早知如此還該將我那風琴抬上來歌他一首天  
 風莽莽的詞曲方不負此風景柳春笑道你儘管唱我替你拍板說着便將那  
 羊杖在地上擊得價响似珠果然引喉高唱宛轉可聽唱畢之後兩人還笑了  
 一會鬼盡悲來盈虛倚伏  
天下事固不可逆料一霎時落日銜山暮煙四起隔江電燈已通明起來依  
 似珠還要在此多玩一回禁不起柳春催促遂向和尚告別又從身邊取出十  
 元交給寺裏權當香資和尚稱謝不已一路送得出來指點他們道路說從此  
 下去便離泊船的所在不遠兩人匆促下了山坡柳春忽的怪叫起來說奇呀  
 我們的船呢似珠也吃了一嚇按定心神笑道不要錯走了道兒了我們沿着  
 這岸再向側首走去包管尋得着他們柳春蹀脚讓道這纜船的樁槓不是好  
 端端還在這裏我記得清楚再也不會錯的似珠仔細一望果然不錯樁槓雖  
 然無恙然而那船的影子却是不見只見濤水拍空一陣一陣的回溜拍向岸  
 上砰然作响不覺默了畢竟算他聰明向柳春說道哎唷我們着了那廝道兒

了。今天小馮裝病便是老大破綻。他們簡直是有心通同一氣騙我們上山的。時候他們夫婦一捲逃去這還了得。我的囊橐都在船上。小馮可欺得我苦了。  
悔之已晚可爲不識人者戒 說畢眼淚直流下來。老遠望着那江發怔。柳春因爲不聽他勸。正想埋怨幾句。又深恐他着急沒精打采。只得牽了他的手腕。重行回寺裏走來。和尚知道這事互相駭怪。便有人說這船戶沒有這樣大胆。或者是你們錯認了。道路了登時又派了許多伙夫沿江四面去查察。伙夫回來報告說泊船的地方祇有我們廟裏幾隻紅船。是准備渡江用的。依舊還攔在那裏。至於太太的船隻真個毫無影響。內中有個知客和尚便嘆着說道。世亂荒荒像這樣事。件。很。是。不。少。記。得。光。復。那。一。年。不。是。有。許。多。搬。家。的。人。被。船。戶。送。了。性。命。吞。沒。財。帛。而。去。的。幾。於。日。有。所。聞。幸。虧。太。太。洪。福。大。他。們。不。敢。生。這。樣。歹。心。就。算。是。造。化。的。了。我。想。他。們。便。是。逃。去。也。跑。不。遠。到。是。趕。緊。報。官。追。緝。還。可。以。指。望。獲。住。他。們。物。歸。原。主。：。一。句。話。提。醒。了。似。珠。忙。問。道。請。問。大。和。尚。這。鎮。江。警。察。局。

長是誰那和尚想了。想說道。這局長不久打從上海派遺來的。他的名字我却記不清楚。好像是姓游的。游大人柳春聽着心裏動了動。望着似珠說道。敢莫就是游隆基嗎。這廝不是在都督府裏充當收發的似珠。不由笑起來。說道。一定是他。他知道我出了這案。如何還敢怠慢。只要他肯出力替我們派人沿江尋訪。包管可以水落石出。事不宜遲。我們便去見他罷。知客和尚忙攔着說道。太太何必忙這一夜呢。便去見他。已是夜深那裏。便會得他。着况且江面上風浪狠不測。不如權且在草庵度過一宿。明天再行上岸。不遲似珠此時已覺渾身疲倦。隨卽滿口答應。和尚便揀了一所靜室。送他們兩人進去。一燈照壁。禪榻淒涼。似珠將衣服解脫下來。放在一邊。斜欹在枕上。養神。柳春只是唉聲嘆氣。惱得性起。便忍不住。使勁將手杖擡下來。憤憤的說道。分明是個極俗的俗人。偏要假充做風雅。甚麼遊山呀。玩水呀。如今玩得好。連性命都玩掉了。好容易賠貼你這身子。騙來一份財產。一抹眼就沒有了。真是來得不明。去得正好。

這話偏在柳春口中說

似珠正沒好氣一咕噎坐起冷笑道你埋怨我又有何麼

用呢我知道出這岔子麼若是知道出這岔子便有人趕着我上這焦山我也

不理會他呀莫說還有這份希望游老頭兒容或替我們追回原贓便是追不

回來這也是命中註定外國人將辛苦掙來的金錢還白白用在公益上面呢

我只當在公益上面施捨了去也就不消懊惱了柳春急道嘖嘖嘖你這話說

得真是發鬆便是辦公益也還落一個名望白便宜了那姓馮的夫婦他多謝

也不多謝你呢十幾萬銀子是甚麼數目你捨得我還捨他不得這一來轉回

揚州拿什麼度日呢眼前便要打饑荒了明天一切用度請問你出在那裏寒

孤燈瑣語私語也

似珠笑道這個倒不消你愁得我頸項裏帶的這個項圈單論

那幾顆鑽石還值得二三千銀子先行變換用着等同了家鄉再議：說畢又

嘆味一笑低低問着柳春道你瞧我這幾年顏色可老上來沒有柳春笑道論

你的顏色却還是同當年一樣花嬌玉潤覺得還比當年出落得跳脫些似珠

拍手笑道：可又來憑我這副顏色，你還愁罵不到人家的銀子。老實說，真都督就是個榜樣。無恥之談，虧他說得出口，似珠爲人在廣陵潮中可稱下下。柳春笑道：沒的說，嘴罷。世界上有幾個

都督呢？揚州地方又沒大出息，不幸孟軍長又被炸彈炸死了。不然，或者還可

以在他身上打點主意。直說到此裏是一與賢夫賢婦似珠，笑道：孟軍長嗎？他還不配呢。便是他

不曾炸死，我也不屑將這身子白被他點污了去。好口氣除得揚州中國的關人

狠多，狠多，哼，哼，他們搶奪來的那些不義之財，拿別的法子想去掏摸他們，是

做不到的。全要憑着我們這些女魔力，說要他多少，他就是多少。你通記不得

在北京混得大名鼎鼎的那個女英雄麼？他結識的人不是督軍，便是總長。他

一個孤身女子，也不會見他活活餓死。你隨後且瞧着罷。我的本領不見得便

不如他。我的顏色不是我說一句自負的話。況且又遠勝過他。你有遺造化給

我做了丈夫，總不至叫你沒有飯吃。兩人說到高興，去處將一天愁霧頓時

消釋得干干淨淨，渴睡起來，便解衣上床，依舊十分親愛。如此舉動真覺似珠非人清晨起身

別了和尚用紅船度到江岸揀了一所棧房權且暫住下來依似珠便要將項圈寶去無如那時候兵信緊急張勳前隊的兵士已紛紛抵了南京炮火飛騰所有人民忙着避亂還忙不來誰肯拿着重價去買這項圈似珠沒法只得脫下幾個金戒指兒押在當舖裏權濟燃眉之急柳春便向警察總局去報告拐逃財產的事可巧那個警察局長正是游隆基柳春好生歡喜便要求見誰知游隆基接到這個稟帖已大大吃了一驚又因為要照料兵差那有這樣心腸替他問這回事嗚呼此何事也而謂之問事可見民國官僚愈趨愈下雖然知道似珠是真都督的姨太太然而都督已死他那裏再奉承這背時的姨太太呢遂拿話支吾不肯同柳春相見柳春將這情形告訴了似珠氣得似珠雙眉倒剔立刻坐了轎子鬧到警察總局要向游老頭兒責問聲勢何等浩大游隆基被他們鬧得沒法畢竟官場手段再巧妙不過過了幾日便假造了一封通緝文書說是打從上海都督府裏發出來的上面分明寫着逃妾明氏挾同衛隊柳春乘輪西竄關係句句留在鎮江一

帶地方着警局局長游隆基帶同得力警士躡迹擒拿以便歸案訊辦。是好主意非官

場人不能想到此處。游隆基故意命人將這消息暗中遞給柳春知道果然嚇得柳春滿面失色死也不肯向警局去走動了似珠覺得這事不甚怏怏又聽見南京城池已破許多逃兵四下亂躡鎮江適當衝要也不是安靜地界同柳春商議不如徑回揚州再定行止柳春巴不得有這句話隨即發了一封信給朱成謙命他屆時在鈔關碼頭上準備迎接信中並不曾提及船隻被拐的話朱成謙得了這信好生歡喜他前次奉着似珠命令先行回家時候除得謁見了似珠母親將前後事迹說了一遍至于走向街道上但凡碰見認識的人他那兩條腿好像比當初足足高了有五寸多光景走起路來昂着腦袋挺着胸脯眼睛便從肩毛底下移向額角上面只瞧見天也瞧不見別人。貧兒得志大有如此

同人談起話來滿口總離不掉都督府三字。嗟乎都督府已與似珠脫離關係矣與汝朱成謙又何預者小人肺腑實是別有見解

這一天想起柳春的父親柳克堂便大踏步向柳克堂舖裏走去柳克堂目前



已。合。同。了。幾。個。股。東。在。轅。門。橋。上。開。設。了。一。座。廣。貨。舖。子。局。面。很。是。宏。大。柳。克。堂。便。在。那。裏。做。了。經。理。一。見。了。朱。成。謙。滿。臉。露。着。不。然。的。意。思。朱。成。謙。那。裏。理。會。得。近。前。拱。了。拱。手。說。老。伯。可。知。道。令。郎。發。了。大。財。回。來。嗎。柳。克。堂。冷。笑。道。他。發。財。不。發。財。與。我。毫。無。關。係。朱。成。謙。笑。道。老。伯。說。那。裏。話。兒。子。發。財。老。子。臉。上。也。覺。得。光。輝。些。承。令。媳。的。厚。愛。十。分。看。得。起。我。命。我。回。來。替。他。多。購。幾。處。房。屋。老。伯。在。這。地。方。熟。人。很。多。可。曉。得。近。來。房。屋。的。價。值。柳。克。堂。將。頭。搖。了。搖。一。共。也。不。開。口。朱。成。謙。覺。得。沒。趣。便。掉。轉。臉。向。別。的。夥。計。去。說。話。內。中。有。夥。計。向。他。問。道。朱。先。生。在。上。海。瞧。戲。沒。有。朱。成。謙。巴。不。得。有。人。問。他。這。些。事。迹。早。指。手。劃。脚。的。說。道。瞧。戲。嗎。可。是。瞧。得。膩。煩。了。我。覺。得。我。們。瞧。戲。轉。沒。有。甚。麼。意。味。兒。衆。人。聽。他。這。話。狠。不。明。白。他。又。笑。道。老。實。告。訴。你。們。罷。我。們。那。位。明。太。太。同。我。也。不。知。是。那。世。裏。的。冤。纏。簡。直。離。不。開。我。明。太。太。要。是。不。瞧。戲。如。若。今。晚。去。瞧。戲。在。白。日。裏。就。由。都。督。府。打。個。電。話。到。戲。園。裏。然。後。都。督。府。裏。便。派。出。了。百。十。多。

名衛隊在馬路上將走路的人驅逐得一個沒有開鋪子的都將鋪門閉得緊騰騰的都督府的汽車便直沖出來汽車當中我這左腿便緊靠着明太太右腿兩人並坐在裏面汽車便是一股清氣離地有三尺多高眼皮子搭一搭就到了戲園戲園裏唱戲的倒還不少只可惜靜蕩蕩的剩得我同明太太兩人坐在官廳裏上面聽戲覺得沒有甚麼趣味兒罷了衆人笑道這是個甚麼頑意兒朱成謙正色說道有甚麼頑意呢一個都督太太坐在裏邊閒人還敢進去嗎衆人又道照你這樣講上海的洋人多着呢他們難道也不敢進去朱成謙冷笑道洋人他再大些大得過都督嗎衆人笑道這戲園子敢是晦氣有了都督太太也不賣別的座了這樣虧真吃得小朱成謙笑道原是因爲這樣他們沒有法兒便成千上萬的銀子把來買囑我叫我攔着都督太太輕易不用去瞧戲光是這個竹槓我腰包裏也將近有百十多萬了：他越說越得勁早跑出鋪子門外高着喉嚨在那裏亂叫別人也有相信他的也有譏諷他說

大話的。這時候不妨人叢裏擠進一個漢子來。將朱成謙衣角扯了扯，笑道：「朱大哥是幾時回揚州的？我在上海到還混得好多日子，倒不曾聽見都督太太瞧戲有這樣熱鬧。」朱成謙將那人一望，原來正是田福恩，不覺臉上通紅起來。知道臉紅良心尚未喪盡，知道田福恩說話有些混頭混腦，怕他當人面前揭出自家的短處，忙分開衆人，隨着田福恩便走。田福恩笑道：「今天晚上我請你吃一杯水酒，朱成謙笑道：「怎生又多擾你，有甚麼話同我暫時講一講罷了。」田福恩忙道：「話多着呢，一時也談不了。」說着便將朱成謙扭入一家小飯店裏，揀了一個座頭，恭恭敬敬，偕他上坐。朱成謙皺眉笑道：「好呀，我在都督府裏，福也享得盡了，不料這時候轉跑入這樣齷齪飯店。」田福恩陪笑說道：「有屈有屈：一面說一面提着一個洋鐵小酒壺，花拉拉斟了一杯燒酒，偕着朱成謙乾了三杯，方才低聲下氣的問道：「我聽見大哥此番回來，是替明太太購買房屋，的怕大哥笑話小弟近來用度太大，進項太少，不久替做友做了一個冥壽，又不曾掏摸得。」

多錢想來想去只是沒法我那死鬼老子除得那坐店舖是久經買得下來後來又陸陸續續買了幾處市房我知道朱大哥能替明太太做主何妨成全成全小弟好將這市房購辦下來也是一樣朱成謙哈哈大笑說道明太太他要你這市房做甚他又不開舖子又不能在那裏面住家這樣主我如何能替他做得：朱成謙雖這樣說却禁不住田福恩死掙活扯一定要他幫忙朱成謙沒法伸手問道也罷房契呢給我瞧一瞧看有幾多價目田福恩嬉皮癩臉的笑道若提到房契這一我死鬼老子再毒不過凡有值錢的東西他遇着睡覺時候都來藏在枕頭底下你便想偷他的都沒有指望除非他一經睡了水遠的長覺那就好了朱成謙笑道還講甚麼呢天下也沒有個買房子的人不要房契的道理田福恩哭喪着臉說道大哥便不能成全成全我朱成謙道我也成全你呢只是沒法子成全你田福恩笑道你將房價全給了我我寫個欠帖存在你處一經我那死鬼老子嚙了氣便當面交你房子可好不好得

好生容易。朱成謙伸着舌頭說道：你倒不乖巧，有這樣便宜事，我也去做了好哥哥。

你休得糊塗在死鬼老子手裏，過活像這樣的煩難。我們都是經歷過來的大凡老子的家私，他一日不死，便一日不能算是你的。你要想法，除非揀你自家的容或，還可以商議。田福恩覺得他的話也狠有理，仰着脖子想了一會，忽然將桌子一拍，却好桌上剛放着一碗熱騰騰的十錦豆腐湯。經他這一拍，拍得朱成謙滿頭滿面盪得直跳起來。田福恩好生不過意，親自擰了一把手巾給他擦面，重行說道：你講的話一點不錯，我自家有的如今只剩了一個堂客。雖然是他們替我娶得進門，然而這堂客他總不能算是他的。所有除得死法想活法，我將我所有的女人暫時租給你做堂客，這也算做通融辦理。你若再不答應，那就不講交情了。異想天開非此公不能作妙語再說朱成謙原是個孤身漢子，他雖然哄着人說明似珠同他怎生要好，然而越是說得熱鬧，他心理越是難受。在上海又沒多進項，便連那些野鷄場中也不能常去光顧。平時已是打熬不過，此

刻忽然聽見田福恩要將女人租借給他心裏不由動了一動接着笑道這還使得女人家嫁夫作主丈夫要他怎樣他却不能不依喪心病狂之談正是此輩心理但是每月租價你也該同我說個明白免得後來糾纏不清田福恩見他允許登時眉飛色舞扭着頸項笑道譬如一所房屋行租多少我却不大計較轉是這押租上面務請大哥多借一點好讓我彌縫彌縫外債朱成謙笑道你既然等着錢使我也不捐勸你不用見氣你的女人畢竟不是閨女了若是你有這麼一個女孩子我便出點租價也還值的；田福恩不等他將話說完將手一拍說道不錯呀那知一揚手正碰在店小二膀子上店小二舉手托着一碗肉湯將要送上被田福恩這麼一碰碗便飛了出去正合在那人胸前衣上原來這人因爲聽得田福恩要租堂客朱成謙便肯租他的押租行租講得非常熱鬧他就立在桌子旁邊偷聽這兩個人講的話真是聞所未聞他高興得哆開了大嘴嘻嘻的笑個不住那知一碗肉湯全倒在他身上還有一塊肉從肩頭撞了

一下飛起來鑽進他嘻開的大嘴裏。那人驚得把嘴一抵唔的一聲掉臉就跑了。出去了店小二扎殺着兩手說：「怎好怎好，幸而好這碗是從人身滾下地的，並沒有打碎，只是這碗肉湯教那個認賬呢？」朱成謙知道不認不行，就說：「這碗肉湯算已吃過，不再要了，你去罷。」店小二聽說如此，就撇着嘴拾起地下的碗來，走了。田福恩毫不理會的接着說道：「我對我那女人恨得甚麼似的，到了今日，也不曾生過一個萬一生過女孩子，我到有了極大希望了。這些話且不去講，他我們估估錢，估估貨，憑我這不是閨女的堂客，你出多少押租，能朱成謙笑着伸了兩個指頭說道：「押租給你二十塊大洋，其餘按月的行租三塊大洋，一月可是天公地道，我是個忠厚不過的人，從來不肯討人家便宜，你去仔細想想，若是再有推敲，我們就作罷論了。橫豎燒餅不破糖不淪，你的堂客依舊是你的堂客，出福恩笑道：「押租未免太少了些，我不情急，也不出租，堂客請大哥在押租裏多出十元行租，每月便減一元也好，你同我那女人多睡十個月。」

便撈起本來了。看我這話可欺老哥不欺老哥？朱成謙剛要回答，聽不防店外跑入一個人來向他喊道：明太太請朱先生趕快回去呢。鎮江有信寄來，說我們小姐早晚便抵碼頭了，須得朱先生趕緊打發人去迎接他們。朱成謙聽見這話也不暇再同田福恩多談了，拔起步來就走。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論明似珠之爲人，何至傾心風雅，乃遊山未已，巨禍忽來，非義之財，固無久据之理。誰謂天道無知。

田福恩一生所爲多足發噱，尤以此回出租髮妻使人讀而感喟。



第七八四

興業蘇來商量作歸計

時襄運備租賃藥房

二〇〇

世會  
小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九回

履挑夫朱成謙受窘  
見愛媳柳克堂粧怒

廣陵的街市上熙往攘來人聲嘈雜街西有一座舖子金字煌煌的上寫着田春記老店旁邊又掛了四條直牌寫着湖南湘繡京貨貢貨童叟無欺真不二價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等字架上掛着獅子滾綉毬滿綉桌圍和合二仙門帘其餘東一搭西一搭零星綉貨也數不清楚櫃裏坐着一個老頭子鬚髮皆已灰白頭頂心還留有一條小辮子面前放着一把算盤他兩眼望着賬簿一手不住的把算盤打來打去打得不歇另外一個四五十歲的人無精打彩的伏在櫃台上兩眼只向街上望還有一個混身油膩的小官站在旁邊兩眼就向這四五十歲人的眼睛上望街上熱鬧店裏除了算盤的聲音以外非常寂靜真正相反忽然人影一閃轉入店後便有砵磅一聲接連花拉唏利唏利花

拉。碎。碎。磅。磅。各。種。聲。音。都。有。了。店。堂。也。覺。得。熱。鬧。許。多。那。打。算。盤。的。老。頭。子。吃。了。一。驚。趕。快。停。住。算。盤。問。道。剛。方。進。去。的。是。那。個。小。官。答。道。是。小。老。板。喝。醉。回。來。了。老。頭。子。接。着。道。那。末。是。他。們。又。在。後。面。鬧。起。來。了。說。了。這。一。句。話。後。又。滴。搭。搭。的。打。他。的。算。盤。頭。也。不。抬。了。田。福。恩。同。朱。成。謙。在。小。飯。館。商。議。出。租。妻。房。買。賣。才。算。有。點。眉。目。還。沒。有。落。鎖。成。交。偏。偏。店。外。跑。來。一。個。人。將。朱。成。謙。喊。走。一。個。人。悶。悶。的。喝。了。幾。壺。酒。算。完。飯。賬。一。路。走。來。心。裏。打。算。到。家。必。須。如。此。如。此。才。能。挾。制。他。妻。子。教。他。允。許。所。以。一。到。店。門。就。匆。匆。竄。進。一。到。店。後。就。見。一。樣。砸。一。樣。見。兩。樣。摔。兩。樣。後。面。桌。子。放。着。一。個。菜。籠。碎。磅。一。聲。就。是。把。這。菜。籠。摔。了。下。地。接。連。的。花。拉。唏。利。唏。利。花。拉。就。是。菜。籠。裏。面。的。碗。哪。盤。哪。杯。哪。碟。哪。都。滾。出。來。跌。碎。了。還。有。碎。碎。磅。磅。就。是。臨。了。又。砸。了。幾。個。碗。盞。到。比。我。們。可。以。知。道。這。繡。貨。店。是。那。家。開。的。這。坐。在。櫃。台。內。的。小。辮。子。老。頭。子。是。那。個。人。的。老。子。了。閒。言。少。叙。再。說。這。一。陣。熱。鬧。聲。音。驚。了。店。內。的。老。父。驚。了。房。內。的。阿。母。

周氏正在房裏刊脚聽了這聲音慌忙一手提着裹脚布條一手拿着刊脚刀站起身來想往外走那知一抬腿把一隻洗脚盆踢翻一脚盆的洗脚水分爲兩路一路從房前淪到房後經過床下把周氏收在床下的寶物都濕透了一路向外淪直淪到房門口掛在門檻上滴滴搭搭的滴呢周氏出去要緊也不管他水不水赤着一隻脚裹着一隻脚拖鞋扱襪的跣到房門口一看原來是他的嬌兒田福恩回來了不由的滿臉堆上笑說小扣子你合誰生氣這樣衝東撞西的敢是你老子又欺負了你嗎田福恩也不理他一直到自己臥房裏走去一進房就向桌子上一拍說老子回來了把綉春嚇了一跳手裏的綉花針不知落到何處身子往下一沉幾乎跌下忽又聽得周氏叫喚說房裏是水房外是鬼弄得烏糟糟的這大的人兒還不知把家裏收拾得干干淨淨難不成要老娘在服侍你們嗎好尊貴的媳婦不是樓上千金小姐快些替我出來罷這是周氏因爲田福恩不理他一肚皮悶氣不敢罵兒子就罵起媳婦來了

綉春聽了趕忙出來掃的掃抹的抹拾的拾擺的擺先收拾了房裏的水後收拾了房外的鬼好半天才弄清楚走進自己房來見田福恩還在那裏拍桌打凳的不由的說道你今天好端端打從外面回來又不曾有人得罪了你爲甚做出這摔盤擲盆子模樣你便有甚麼不稱心的地方也該說明白了叫我死了也都情願你的心事警在你肚皮裏我又不是你肚裏蛔蟲如何會猜測得出來咳大凡做了一個夫妻好也罷歹也罷總該同心合意譬如我那兄弟他還有兩房家眷呢平時過的日子誰也不是歡天喜地要像你這樣使性子鬧脾氣可想也沒有。一天安穩日子過了。你噁飯菜不好鬧着要粥吃。現今粥已放在桌上你又將一雙箸子攢得遠遠的這又何苦來呢。綉春說這話時候已經哽咽得十分難受彎下腰去替他拾那一雙牙箸田福恩此時箕踞着兩條腿猴在凳上冷笑道誰人及得你的兄弟呢他有他的造化娶的堂客雖然不大稱心偏生有那紅姑娘一萬人也看不入眼巴巴的同他纏在一處臉

蛋兒又俊。腰包兒又足。我姓田的。若是能夠娶他進門。我也不至吃到早上。愁到晚上。了晦氣麼。你嫁給我的時候。你家的賠奩。究竟有沒有你死鬼心裏都該明白。還待我說嗎。繡春忙拭了拭眼淚。冷笑說道。原來你生氣的緣故。便因爲爭競我家賠奩。這也可笑極了。我嫁給你。也不止一年二年了。怎麼當時你不去提如今重行。禍起舊賬。來這再沒有懊悔得只消你給我一紙休書。將我休回娘家。外間有錢的女兒。多得狠呢。聽憑你要娶誰就娶誰。那可不就享福了。也沒有人來阻攔你。田福恩笑道。好輕巧話兒。我使你回去。讓你快活我也。不這麼傻。老實說。這受罪日子。吾偏要絆着你做一做夥伴呢。繡春道。既這樣講。你便不該烏眼雞似的同我尋事。田福恩低頭想了半會。真個覺得無話可說。半晌重行。嗽着繡春罵道。你是死的嗎。便不曉得倒一杯茶來給我潤一潤喉。噓。繡春忍不氣。便去茶桶裏倒了茶遞在他的面前。田福恩就口噙了。嘸罵道。這係滾盪的茶。舌頭上的皮都盪爛了。你敢是。有心要害我。繡春慌忙將。

茶端過一邊加了些涼茶。又送過來。田福恩睜圓雙眼。又指着他罵道。冰冷的。虧你拿來給我喝。你究竟是人呢。還是畜生。不能依我性子。便該對準你額角。上。搥你一個腦漿。迸裂。繡春哭道。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依你究竟要怎樣呢。與其你容不得我。倒不如搥出腦漿來。一乾二淨。田福恩跳起身子。嚷道。好呀。你公然要搥我的腦漿。這還了得。繡春忙分辯道。我何曾要搥你的腦漿。我說的。是我你不要胡賴。田福恩冷笑道。搥出腦漿也當不得銀子使用。你可知道。我身上負債多少。當這共和時代。男女平權。道不得個光。叫我做丈夫的。在外設法。養活你們。你們便不能幫助我。分一分這重擔子。男女平權。原來是此解。釋我爲一則女子寒心。繡春冷笑道。哦。原來還是爲的這個。當初在我姨娘那邊借來的錢。一總都給你花。消罄盡。後來我那兄弟也常常了些。攸助。只是滾湯潑雪。來得再多些。也不般。你浪用我一個女人家。又沒有弄錢的本領。白向我賭氣。也不濟事。田福恩忽的嘆喏一笑。忽怒忽笑。醜態百出。說道。呸。這話你又錯了。可惜。你不會到過上海。單論。

這上頭地方除得么二長三他們身分還高一點其餘那一班拉野雞的誰也不是標標緻緻的女郎同你一樣他們難不成都沒有丈夫但是爲金錢打算也說不得甚麼叫做身分甚麼叫做名譽總要變通辦理的了繡春正色說道這話是你應該同我講的嗎虧你還充當過議員的呢到不會見當過議員的人忽的叫他妻子去做娼妓田福恩笑道龜却龜不死人鼈才鼈死人呢你如果肯看我們多年夫妻的情分大大幫我一個忙兒我到有個好主意想同你斟酌斟酌繡春明知他沒有好話可說轉氣憤憤的望他冷笑道你說你說田福恩見他居然肯聽自己說話不由快活起來一把將繡春扯至身邊逼他並肩坐在一處低低向他講道好人你知道我是不會讀過死書比你那兄弟做過前清秀才的不同所以近來那些文明家的主張我最是聽得入港上海早就有人提議女子做人家公妻的了你道公妻兩字怎生講解呢便是可以做我的堂客也可以做人的堂客：田福恩剛說到這裏繡春臉上早羞得通紅



劈手一推就想轉身便走。田福恩死扯着他袖子不放，笑道：「我的話還不會說得完呢。等我說完了，你再批駁包你聽得好處。不但不批駁你，還要高高興興感激那個發起這事的人呢。當初那些老頑固都說女人家的身子像是金子一般，倘若被人點污了，就是一生的缺陷。這話委實不通極了。可憐自古以來那些女人家中了這樣歹毒，只要身上有一部分吃了人家的虧，他連全部分的身子都不要了。不是上弔便是投井。如今這些女鬼在陰間灌輸了些新學術，通通都明白過來，因此恨得那些老頑固牙癢癢的，聯名請了一個律師，在枉死城裏告了一狀。閻王老爺准了他們狀子，特地發了一道命令，永遠不許那些老頑固再投生人世，以爲妖言惑衆，誤死人命者戒。你不瞧見今日社會上可有老頑固的影子？沒有都換了一班青年新學在那裏挽回風俗，開導人心。這都是些應運而生，替以前那些守節義豎牌坊的怨鬼吐一吐氣。」原來如此，未聞別具卓見。這是一層，還有一層呢。女人家的身體不是同男人家一般無二。男人

家可以在外邊勾搭女子。女子在家裏便不該勾搭男子。在平權自由的道理上也講不過去。所以有好多的女同胞都在那一搭兒鬧着解放呀。改造呀。趕着去辦。深恐誤了這好機會。好人我不怕。你生氣憑你的聰明。比我似乎高得一點。然而要比那些文明的女人。可就不如他們的遠了。要是這事萬做不得。他們斷斷不肯去做。我便要欺你。難道別人也幫着我來欺你不成。爲今之計。：繡春冷笑道。爲今之計。怎麼依你這樣講。還想把我和人家去。公一公嗎。田福恩笑道。我也知道。你這人牛性的。與衆不同。若是叫你明公正氣的同人家去。公你斷然不肯折這身子。爲今之計。我想替你覓一個有聲望有勢力的好男子。在背地裏暫租給他。一者可以讓你風光風光。不枉人生一世。也博取得一個文明頭銜。二者我得了這筆款項。也可以救一救眉急。我們做了夫妻一場。這一點點兒料想必然允許。況且租給人與賣給人。又不相同。過個一年半載。你依舊還是我的堂客。無損毫末。說得毫不爲奇。深得進言之法。只是你須守着秘密。千萬不

可告訴你那兄弟。你的兄弟他也不知道。我們甘苦繡春聽到這裏已是氣得要死。因為聽他這口氣。雖說要這樣辦。似乎還不曾覺到租戶轉忍着氣冷笑。說道好好夜色已深了。我們也該睡罷。這事留着再議也好。這時候田福恩斷不料繡春公然承認。並沒有批駁的言語。只當他肯真個允許了。說不出心裏快活。也就不敢徑自將朱成謙說出來。恐防惱了他。轉難收拾。也只得含糊過去。準備過兩日再行揭曉。一回頭見繡春坐在床沿上落淚。他便走上來。溫存道。你心裏又有什麼悲傷呢。哦。白天我那老不死的。老婆子得罪了你。看我明天替你報仇。也教他像你一樣。說了半天。繡春也不理他。田福恩自覺沒趣。又溜出房去。倒了一杯茶來。說不要哭了。喉嚨想要乾了。喝一杯茶潤潤喉嚨。罷。繡春還是不理他。他就涎皮涎臉的。捧起茶杯來。送到繡春櫻嘴旁邊。說雲家姑娘有情有意的賞喝一口茶。繡春被他擺布沒法。只得微微喝了一口。田福恩借此進言。並且用他抓鬚髻頭的那一隻粗而且笨的手來在繡春一件。

花布夾襖的胸前搓了兩搓說道不用生氣我抬轎議員在這裏賠禮說着把那一隻粗笨的手拳回來曲着大拇指向綉春連曲幾曲引得綉春惱笑起來田福恩見綉春已笑連忙把那一隻手裏茶杯放在一張桌上說好了好了天開眼了綉春忽然低頭一看啊啣了一聲說你看你看用手指着胸前教田福恩看田福恩隨着一看那件花布夾襖的胸前已經膿血烏糟成一大片並且還帶着腥臭的氣息這時綉春已被熏得一連嘔了幾嘔連忙脫去心口還覺得泛泛的要吐趕快把桌上茶杯內的茶拿來喝下去才能平服正想開箱拿一件別的衣服來穿上田福恩忙攔道不用穿了索性完全脫掉睡罷綉春望他一個白眼他也不理會先自己把衣服脫得一千二淨鞠躬鞠躬的望着綉春傻笑綉春被他笑得不好意思用一隻手蒙着眼睛一隻手伸着指頭在粉頰刮着羞他綉春愈羞他愈鞠躬得利害相挨了好一會猛不防田福恩一個餓虎撲食倒在綉春身上綉春怯弱的身體何能經這樣的猛撲自然往後

一仰兩人一滾從此滾進被內去了一宵無話第二天又跑去訪朱成謙誰知朱成謙得了柳春的信函已忙着向碼頭上迎接便是似珠的母親也十分歡喜朱成謙登時雇了幾十名挑夫擺着隊向城外進發因爲知道似珠的行李什物足足有百十多件人少了不彀挑抬不消挑抬已被人用船裝着走了一笑朱成謙在衆人當中伸着頭墊着腳只願向蓮河裏眺望總以爲他們夫婦必然坐着頭號官船一直向城邊駛近及至等到晌午以後汽笛一聲從上流溜下一只小洋輪來挑夫一聲吆喝爭着向船上去跳朱成謙兀自攔着說明太太的箱籠只點點輪船如何裝載得下剛說這話驚見船上的人紛紛上岸當中竟有明似珠同柳春携着手搖擺跨上跳板朱成謙雖是覺得奇怪却少不得迎接上去衆挑夫知是明太太到了一聲吆喝團團圍得近前你嚷我叫爭着問太太的什物放在那裏明似珠轉摸不着頭腦連連向他們搖手衆人那裏肯聽依舊嚷鬧不已柳春瞋着向朱成謙問道這些漢子是打那裏來的朱成謙忙陪笑說道

這些人是我雇來替太太挑抬行李太太分付一聲好讓他們動手罷柳春聽見這話怒從心起重重向朱成謙臉上吐了一口唾沫罵道誰叫你多這事的我的信上可曾分付你沒有你道不是有心消遣我們朱成謙一時也摸不着頭腦只呆呆望着替貴人辦事如是之雅可憐可嘆挑夫見沒有什物可挑就擱了他們半日功夫一齊圍着朱成謙向他討錢明似珠望着柳春一笑說我們走罷不干我們閒事他既能將他們招呼得來自然會將他們打發得去說畢真個進城去了一羣挑夫起初見明似珠很像個太太身分覺得這位漂亮太太手脚一定是很大的只要巴結的好力錢必定開發的多說不定力錢之外還有重重的賞賜今天這筆生意是攬着了對於街坊朱先生必須要大大的謝他一下才好那知道太太有頭無尾旁邊姓柳的對朱先生發揮了一頓這太太不同朱先生講話反同姓柳的笑說說就走了說他們兩人是夫妻吧一個是明太太一個又姓柳說他們兩人是主僕吧沒有這親密姓柳的又穿着西裝不像是

僕人這太太有一點靠不住。不要是局騙嗎？挑夫想到這裏，恨不得攔住兩人。問個底細，要是騙局的話，就先打他們一頓。然後搨送江都縣。但是看看柳春同明似珠那樣的威風，又不敢動手伸伸縮縮的。柳春明似珠早進了城去。遠了。要想到追趕。又有一半挑夫圍住朱成謙。你一嘴我一舌的吵鬧。這班挑夫沒法。只待同那一半挑夫連合在一起圍住朱成謙。恐怕再被他脫逃。那就無處要錢了。這時朱成謙被柳春吐了一口。又粘又臭的黃痰在臉上東掛一塊。西搭一條。用袖子擦了這裏粘了那裏。一處最臭的痰擦到嘴唇邊。差不多要流進嘴去。朱成謙心裏真是又苦又急。看看圍的挑夫愈來愈多。正想分辯幾句。找一個脫身之計。這些挑夫那能容他七嘴八言的。噪成一遍。朱成謙這時就是口若懸河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聽得清楚。到後來吵中帶罵。罵得無可再罵。忽然內中有人喝打一喝。一和就動起手來。有一個粗魯的挑夫舉起挑東西的杠子。就想對朱成謙當頭一下。朱成謙見來勢不好。雖被一層的拳

頭。在。滿。身。亂。打。也。顧。不。得。許。多。護。頭。要。緊。連。忙。雙。手。抱。着。頭。躲。藏。幸。虧。在。那。粗。魯。挑。夫。前。面。的。一。個。挑。夫。趕。忙。拿。手。裏。的。抬。杠。一。當。說。使。不。得。你。這。一。下。不。是。要。他。見。閻。老。五。嗎。打。死。他。我。們。就。要。打。人。命。官。司。我。們。這。些。人。就。賞。他。吃。拳。頭。也。夠。他。受。的。了。這。一。來。才。算。把。朱。成。謙。的。蟻。命。救。下。來。不。然。饒。你。用。手。抱。着。頭。也。要。打。得。腦。漿。崩。裂。作。枉。死。城。中。的。遊。魂。了。這。一。羣。挑。夫。將。朱。成。謙。一。件。長。衫。扯。得。粉。碎。打。得。正。熱。鬧。的。時。候。忽。有。一。個。人。來。高。喝。道。你。們。在。這。裏。打。什。麼。人。一。羣。挑。夫。向。外。一。看。說。石。四。太。爺。來。得。正。好。替。我。們。評。一。評。理。再。走。朱。成。謙。乘。這。些。挑。夫。分。神。的。時。候。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抱。着。頭。從。人。縫。裏。攢。出。來。撒。腿。就。跑。挑。夫。們。見。他。跑。了。就。要。追。趕。石。四。太。爺。一。攔。說。打。夠。了。讓。他。回。去。吃。點。傷。藥。也。好。衆。人。說。他。正。是。醫。生。呢。不。知。道。傷。藥。可。有。石。四。太。爺。說。原。來。是。朱。醫。生。啊。不。外。不。外。你。們。散。了。罷。衆。挑。夫。只。得。自。認。晦。氣。各。自。散。了。這。石。四。太。爺。就。是。石。茂。椿。家。的。廚。子。石。四。替。他。主。人。來。買。辦。鄉。下。東。西。正。遇。巧。替。朱。成。謙。解。了。一。危。



朱成謙脫圍以後也不顧什麼石四太爺只拚命的向前跑把吃的力氣都用盡了跑入明似珠家裏明似珠正瞥着一肚皮悶氣却好借他發洩罵了一頓趕着他出了大門以後永不許他來往可笑朱成謙挾着滿胸慾望准擬明似珠挾重賞回來只消稍稍分潤給他便一生吃着不盡不料事出非常在路途上被人拐逃而去在明似珠同柳春固然大大晦氣便是朱成謙也就沒有棲身之所後來依舊掛起招牌行他的醫道窮得有衣沒袖有褲無腰日食三餐尙且混不過去那裏還有這筆錢去租別人的妻子呢

因類而及可想還是田大哥晦氣

少不

得同田福恩悔了契約田福恩知道同這叫化子也打不出三碗冷飯只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另設別法綉春由此轉保着乾淨身體沒有做文明同胞的指望

調侃

不少再說伍晉芳賦閑日久家裏食指浩繁所入已不敷所出鎮日價窮愁

繚繞輕易也不出門幸喜他的夫人朱二小姐才能出衆替他掙持這分家務又因爲同縣知事太太俞氏打得火熱有時同那周知事會見他毫不避怯侃

侃談論說出話來比尋常男人家還有見識周知事也佩服他不得因此朱二小姐遂拿出手段在地方上干預干預詞訟預爲下文張本終年所得很是充裕因此公館裏一切用度不形拮据伍督芳樂得坐享其成也不去管束他便是管束他他也不信日前聽見他姨姪女兒轉回揚州又知道在都督府裏捲了好些財產特地坐了大轎前來拜望及至會見似珠方才知道有此一番變故外面雖然裝着替他扼腕心裏却倒抽了一口冷氣當時便淡淡談了幾句閒話不肯久坐就隨着原轎轉回來了人情冷暖大都如此何況朱二小姐爲勢利中人伍督芳知道這事也笑着說道似珠小姐無故的騙真都督自以爲合算了誰知那個船戶馮大又無故騙似珠小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論天理原該如此特是馮大也未必遂坐享其成怕還有騙他的人也未可知你們儘瞧着罷晉芳料事不爲無見然而已爲馮大遇禍下一伏筆朱二小姐也笑道我瞧似珠他是享福慣了的人憑空遭此打擊終不能遂安於室我怕他不久就要有別的事故發生了又是一個洞若觀火旁觀者清自宜如此不表他們夫婦在家裏閒

話似珠的事迹一時傳遍了全城有笑他的有可惜他的議論紛紜不一而足。明似珠果然同柳春在母家住了幾時所剩的衣服首飾均皆當盡賣絕漸漸有些支持不來背地裏很同柳春鬧過幾次說他不幫着自己打主意坐吃山空怎麼是個了局柳春皺眉說道你叫我怎樣呢難不成去做強盜你不是說過的憑着你的這副臉蛋兒不愁沒有弄錢的方法這一會子又來向我纏惱了。可見你說出話來沒有憑準。柳春真是不堪似珠冷笑道好好虧你這人便全靠着女人混飯給你吃你便連一點屁用沒有便是買幾個女孩子去充當父兄也須那父兄有些本領這一碗龜飯也不容易混得到手的我請問你你家裏的父母也不曾死淨了爲何光賴在丈母這邊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直幅到此可知似珠目的所在柳春急道我那老子他的脾氣你有甚麼不知道他看見我像是仇寇似的恨不得拿刀劈我幾段你還想去同他開口開口也是沒用似珠笑道他不來理你你不會跑去尋他我們總算是他的兒媳沒有個放着兒媳老遠住在人家

的。道。理。柳。春。想。了。想。問。道。依。你。的。意。思。難。不。成。想。跑。回。去。過。那。受。罪。日。子。你。的。性。情。又。不。好。萬。一。他。們。有。個。閒。言。閒。語。你。也。容。納。不。下。包。管。不。到。三。天。就。要。鬧。得。個。翻。江。攪。海。似。珠。搖。手。笑。道。這。個。你。不。必。替。我。担。心。人。生。在。世。誰。保。得。一。世。沒。有。蹉。跌。我。做。都。督。太。太。的。時。候。自。然。要。使。點。威。風。出。來。如。今。也。說。不。得。了。既。到。你。家。去。做。媳。婦。少。不。得。就。要。低。心。下。氣。受。點。委。屈。就。受。點。委。屈。也。不。妨。事。俗。語。說。得。好。嫁。雞。遂。雞。嫁。犬。遂。犬。我。的。母。親。他。又。沒。多。積。蓄。不。能。累。他。老。人。家。養。我。們。兩。人：似。珠。的。母。親。聽。見。他。們。在。房。裏。說。話。也。就。惻。惻。的。走。得。進。來。點。頭。說。道。似。珠。的。話。原。也。不。錯。論。我。那。裏。捨。得。你。們。白。白。的。趕。你。們。回。去。只。是。事。已。如。此。也。叫。沒。法。兒。罷。了。我。們。親。家。他。是。個。經。紀。的。人。各。事。省。儉。些。也。不。能。怪。他。親。家。太。太。他。是。明。白。的。終。不。能。忍。心。不。問。你。們。夫。妻。的。死。活。我。替。姑。爺。想。一。想。明。天。回。去。同。親。家。太。太。斟。酌。斟。酌。最。好。虎。毒。不。食。兒。道。不。得。個。他。們。便。攔。着。門。不。放。你。們。進。去：柳。春。經。他。們。這。一。番。說。項。不。覺。心。裏。活。動。了。許。多。真。個。便。在。

第二天跑回去見他母親龔氏龔氏見了柳春兀自歡喜不儘趕着問長問短。柳春便涎着臉兒將似珠要回家來住的話說了一遍龔氏笑道這是應當的事。有甚麼依你不得前番轉回揚州。我早就有這意思了。不過瞧我那媳婦神情匆匆忙忙在家裏坐不到一大半日便趕着要走。難得他肯發心回來侍奉我們。且緩我心理狠是歡喜。休得你那不懂人事的老子。他巴不得你們老遠住在外邊才好呢。葉落歸根。他那裏知道兒媳終久是我們兒媳。萬一過幾年養下一個孫孫。那個更叫我稱心了。你回去便告訴媳婦。由他訂個日期便搬了回來也罷。我將對面一個房間收拾出來。先前是你姐姐在家裏住的。他們的心眼兒同你一樣也。因為住在岳家不便。老早跑回去了。我是跑掉一個女兒。女婿收回一個兒子。媳婦畢竟總算是扯直。彼此計議已定。果然擇了一個上吉日期。柳春同他妻子似珠雙雙到家在先。柳克堂並不知道這事。這一天剛坐在鋪子裏。忽見家裏來了一個傭婦。說是請他老人家回去見禮。柳克

堂聽見這話登時雙腳齊跳嚷道：「這個如何使得？剪直是跣了老虎來吃人，我能有多大家私給他們夫妻倆揮霍？又望着那傭婦說道：『你回去告訴太太一聲，權且當我死在外邊，再也不回家來了。』我也沒有這般福分，享兒媳的好，說畢氣生生的坐在一邊發怔。內中却好有個同事的向他勸說道：『克翁，你這樣辦法就錯了。你的令郎總算是你親自所生，他們既然回來也沒有趕他們出門的道理。好在經濟這方面大權在你手裏，你不給錢他們做兒媳的敢來搶奪你的不成？依我主見，徑自回府去走一躺，免得壞了父子的感情。』柳克堂不得已才隨着那個傭婦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龔氏笑嘻嘻的說道：『你回來了，你那媳婦等着拜見公公呢。』柳春堂放沈一副板臉冷冷說道：『誰是我的媳婦？我是誰的公公？龔氏又笑道：『你還有第二個媳婦嗎？這便是柳春娶回來的那個明小姐。』一面說一面便向房間裏招手笑道：『好孩子，你公公回來了，快出來磕一個頭。』柳克堂冷笑道：『磕頭萬不敢當，他是人家的小姐，我敢受小。

姐的禮嗎：柳克堂雖然這樣說明似珠却聽得清楚也就捺著一股忿氣跑得出堂將屁股朝著柳克堂略彎了彎柳腰算是鞠躬模樣一溜煙早又跑得進房轉是柳春恭恭敬敬近前喊了一聲父親柳克堂正沒好氣連忙拱手說道不敢不敢老兄請自方便兄弟立刻就出去了龔氏笑道哎呀你怎麼對他稱呼起弟兄來叫春兒如何禁當得起：這個當兒明似珠更忍耐不得揚著喉嚨喊道死沒用的奴才你不趁這時候問一問我們添補衣服回每月的零用究竟交代我們多少柳春剛待開口柳克堂忙搶著說道不怕老兄多心委實因爲目前兵亂荒荒小店生意淡薄每月開支入不敷出至於月錢這一項萬分沒處去籌劃老兄若是不嫌鄙兄弟呢在舍間暫住幾時不妨否則卽請挈同那位小姐隨便在什麼地方安住都好兄弟却不敢過問

自有父子以來口吻柳克堂真

却未聞如此是謙君子柳春被他父親這一頓冷嘲熱諷轉噤住了不能開口柳春引得似珠焦急起來將身子一閃跳出房外兩手把柳春一推說沒用的東西替我滾

開沒的。現。眼。連。一。個。老。子。對。付。不。來。還。講。旁。人。嗎。怪。不。得。我。作。都。督。太。太。你。只。好。作。都。督。太。太。的。衛。隊。呢。我。想。起。來。真。替。你。慚。愧。柳。春。被。他。這。一。推。站。立。不。住。一。交。正。跌。在。龔。氏。身。上。龔。氏。幸。虧。扶。著。桌。子。不。然。母。子。要。同。作。滾。地。龍。了。龔。氏。立。穩。後。說。道。這。是。什。麼。道。理。明。似。珠。回。道。什。麼。道。理。不。道。理。膿。包。母。親。所。以。才。養。出。這。膿。包。兒。子。來。你。兒。子。不。養。活。我。難。道。教。我。當。倡。這。時。柳。春。從。地。上。爬。起。呆。呆。的。站。在。一。旁。發。楞。一。言。不。發。明。似。珠。又。指。着。柳。克。堂。說。道。你。這。老。頭。子。不。用。在。這。裏。推。鬻。裝。啞。我。嫁。到。你。家。做。媳。婦。便。是。你。家。的。人。了。你。的。兒。子。沒。錢。養。活。我。應。該。倚。靠。在。你。老。子。身。上。我。久。經。知。道。你。是。匹。老。牛。輕。易。是。一。毛。不。拔。的。然。而。碰。着。我。祖。太。太。你。不。拔。一。毛。我。偏。要。將。你。身。上。的。毛。拔。得。干。干。淨。淨。柳。克。堂。忙。望。着。龔。氏。笑。道。你。聽。見。麼。我。自。稱。他。們。一。聲。老。兄。你。還。責。備。我。不。是。誰。知。我。同。他。們。竟。不。是。平。輩。還。公。然。長。着。我。兩。輩。呢。：。說。畢。又。向。似。珠。深。深。一。揖。陪。笑。說。道。祖。太。太。休。得。生。氣。你。要。叫。我。多。尊。敬。你。祖。太。太。幾。句。却。不。打。緊。至。於。提。



到銀錢那錢兒我們小本生意人家裏平空添出兩口子吃飯已經支持不來怎麼還有這種款交給你們按月使用：明似球正待發話誰知柳克堂早笑嘻嘻的跑向外珠邊去了龔氏瞧他們神情不大對少不得上前想安慰似珠似珠早趁勢大嚷大鬧起來一疊連聲喊柳春去替他打首飾又要製衣服又逼着傭婦們去買魚買肉從早至晚絲毫也沒有安靜只嚇得龔氏索索的抖暗想這媳婦也長得像花枝似的如何使出來脾氣與自家女兒迥不相同柳氏之賢此一點只得躲入後面將自己體己的銀子取出來些交給柳春分付柳春勸他不用嚷鬧似珠見了這銀子方才不會開口趕在午飯之後他便跑上街去購買這樣購買那樣不會隔了幾天又全然告罄又強着柳春去向婆婆索款如此已非一次龔氏那裏有這許多款項穀他流水一般的使用後來也就不能應付似珠那裏肯依百般禱憐忽的好幾天不曾回家龔氏狠不放心問着柳春柳春哭喪着臉說道我知道嗎我有幾次瞧見他向他姨娘那裏走動

或者住在他姨娘那邊也。末可知龔氏也猜不出似珠有何用意落得耳根清淨不去查問約莫隔了有半月光景明似珠忽的笑得回來並不會說什麼第二天便有衙署裏幾名差人直撲向柳克堂洋貨舖子而去因此生出大大變故欲知後事再閱下文。

評曰田福恩對繡春說話一段描摸盡致千曲萬折乃偏到公妻二字福恩之無賴繡春之委曲全是傳神之筆。

明似珠之欲回家其心便不懷好意偏生遇着那慳吝柳克堂凡百皆可應命惟有銀錢不能絲毫假借卒至慳囊之破乃在此不在彼可爲守財虜下一針砭。

田福恩租公妻與朱成謙可謂有成議矣閱者雖明知繡春必不出此然而結局究未可知或疑爲繡春嚴行拒絕已耳誰知竟有不然者朱成謙之毀約乃顯於柳春夫婦被竊一事事奇文奇。

第七九回

羅搗夫朱成謙受竊

見愛媳柳克堂解愁

社會小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八十回

魚肉善良奸謔枉法  
呻吟床榻寡鵠工愁

再說那個柳克堂其時正在鋪子裏銜着一根長烟袋桿兒大腿蹺在二腿上面同幾個朋友發他的牢騷呢先向地下吐了一口痰然後慢慢的說道如今的世界越想平靜越不得平靜了家庭有家庭裏的變局社會有社會上的變局好好的一个大清國此老胸中原弄得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意中都有柳春和似珠在柴荒米貴盜賊四起莫說北邊的青紗帳甚麼宰閹豬兒背娘舅兒敲一敲竹槓便是三千五千一千八百叫人聽着害怕便是過小小一座揚州城當這殘冬天氣不是你在外邊被搶就是他在家裏遇竊便是跑去報官官也不理我早就知道了如今的官是大總統任命出來的不是大皇帝發放出來的有皇帝的時候官管百姓皇帝便管官皇帝既不管官官自然也不管我們百姓了國民責自

治求管於官豈復成  
為國民此老殊曠曠

即如南門城外前月裏出了那件劫案：剛說到這裏忽的

門外撲進兩個人來一個名叫劉祥一個名叫王善惡人名字既且善妙極用手向柳克堂

肩頭上拍了拍冷笑說道南門的案你老也知道詳細麼這是再好不過的了

弟兄們奉着上官差遣特的請你老前去講話柳克堂瞪着白眼嘆道哎呀我

認得你們是縣裏的頭翁我同你們老爺是沒有交涉的他請我還是吃酒還

是吃飯王善登時望着劉祥擠眼冷笑道你瞧這老滑頭真有能耐他還和我

們繞道兒說話呢他既想大老爺請他吃酒你便將那封請帖取出來給他看

一看劉祥答應了一句隨即從腰裏掏出一張紙票向柳克堂打了照面柳克

堂急得雙腳齊跳喊着說道怎麼怎麼我又不犯法如何拿票子來提我：荒

些朋友聽見這話都圍攏過來想打探一個消息再向那票子上照去見寫着

柳克堂串通匪類窩藏盜賊的字樣衆人將舌頭嚇得伸了幾伸再不敢開口

悄沒聲的從人叢裏一個都溜之大吉世道如此人心如此可勝浩嘆柳克堂正待分辨那兩個

差人如何肯去理會。早一邊一個像捧寶貝似的。奇捧人縣署裏去了。不曾替他在頸項裏安上一條鐵鍊。總算是特別優待。一店的人都做聲不得。亦是兩面相顧。後來有個夥計好容易想出一條妙計。你道是麼妙計呢。原來打發了一個小官去向他府上去報信。真是可笑柳克堂一面走一面在心裏盤算。却毫不驚慌。寫上老奸巨滑其時剛走近小東門側。見那些酒店飯店像密麻也似。排着劉祥揚着喉嚨說道。王二爺你肚腹裏可餓了。不會王善冷笑道。怎麼會不餓呢。我們弟兄們吃了自家的飯。辦着別人的事。真是再晦氣不過。劉祥笑道。王二哥你別性急。餓老板少不得請我們吃杯酒兒。你講生分了。轉叫柳老板面子難下。說時也不由分說。早押着柳克堂闖入一家小飯舖裏。又讓柳克堂在首席坐地。一會子大酒大肉吃得個落花流水。彼此用手巾抹了嘴。王善早伸出手來。要柳克堂會鈔。柳克堂微笑了笑。說道。你們巴巴的來請我。我又坐的是客位。這個小東道應該二位去做。我如何敢佔。王善性起便跑過來。担掬他。

的。腰。包。柳。克。堂。趁。勢。便。解。開。衣。服。差。不。多。連。褲。子。都。扯。脫。干。淨。真。是。一。個。銅。子。兒。也。沒。有。劉。祥。忙。收。科。道。沒。有。現。錢。也。沒。要。緊。便。記。柳。老。板。的。賬。却。是。一。樣。柳。克。堂。嚷。道。小。店。本。短。從。不。給。人。賒。欠。我。也。從。不。賒。欠。于。人。店。東。記。下。賬。來。老。實。沒。人。承。認。那。個。店。東。見。他。們。爭。執。不。下。忙。陪。笑。說。道。諸。位。放。心。頭。翁。也。不。是。外。人。請。自。方。便。劉。祥。王。善。沒。奈。何。便。帶。着。柳。克。堂。向。一。座。拘。留。所。裏。將。他。安。插。下。來。柳。克。堂。見。那。地。方。很。不。甚。寬。闊。却。是。屋。宇。精。潔。另。外。有。個。小。房。間。布。帳。錦。被。鋪。疊。得。齊。齊。整。整。柳。克。堂。便。也。毫。不。客。氣。徑。向。床。上。一。躺。呼。拉。呼。拉。的。早。打。起。鼾。聲。急。得。劉。祥。王。善。兩。人。坐。在。衙。門。口。活。賺。活。吵。王。善。冷。笑。道。朱。太。太。調。劑。得。我。們。這。騎。好。差。使。簡。直。牽。了。一。匹。老。牛。來。了。打。也。不。喊。殺。也。不。喊。劉。二。哥。哥。你。有。甚。麼。好。主。意。趕。快。打。算。罷。劉。祥。皺。着。眉。頭。說。道。人。心。是。肉。做。的。我。們。這。樣。款。待。他。也。算。是。加。錄。紀。級。特。別。的。犯。人。了。他。好。歹。總。不。能。虧。負。我。們。弟。兄。們。：。正。在。說。話。當。兒。近。面。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黑。瘦。臉。兒。長。長。鬍。子。頭。上。斜。磕。

着一頂破氈帽。衣服並不會鈕扣。只用一根玄色腰帶鬆鬆繫着。王善和劉祥忙站起來請叫了一聲。席三老爺。席三將他們打量了一眼。笑道：恭喜恭喜。我昨兒你們得着發財票兒了。像這樣好主兒。又不用你們擔驚受怕。只消磕磕牙齒。還不是成大捧的洋錢。向荷包裏攙。王善搶着說道：三老爹不必再提這樣話了。我們弟兄們正在這裏發愁哩。當時便將柳克堂的情形說了一遍。席三狼覺得詫異。忙問道：你們將他安插在那搭兒呢。劉祥道：還不是優待室。席三笑道：光是優待室也不行。你們可曾敲一敲他的邊鼓。劉祥道：難難難。那個老牛和人講話。水都潑不進去。王善接着說道：生薑是老的辣。三老爺何妨替我們探一探他的口風。席三冷笑道：不怕他是鐵打的。既入了我們這所。洪鏞也許將他捏成麵人兒。要圓就圓。要匾就匾。火到豬頭爛。等我撞個木鐘兒。再做理會。只是事體成功。我也不要你們別的謝謝。只消一件狐皮袍子。過冬。劉祥笑道：這個你老儘管放心。鍋裏有碗裏還怕沒有嗎。席三點了點頭。



真個背着手走進那所優待室。其時天已踵黑，電燈通明。柳克堂正猴在一張桌上吃飯，一碟鹹鴨腿，一碟糟蝦，一碗十錦豆腐湯，一大盤黃芽菜炒肉，比較他每天在舖裏吃的老米粥，高得幾倍。他兀自非常高興，左一碗，右一碗，直往肚腹裏灌。席三進房，故意咳嗽了一聲。柳克堂和他本來認識，便推開飯碗，笑迷迷的上前迎接。席三笑道：「柳老板，到有這閒功夫向這裏來瞧瞧。孩子們多有怠慢，望你恕罪。」柳克堂也笑道：「原是的呀。我好點坐在屋裏，承高徒們見愛，死拉活扯，將我請得來在這裏享受這好飯好菜。席三怔了怔，覺得他的話，狠有些獋獋忙忙，正色說道：「這也難怪，他們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柳老板若不牽涉着公事，他們如何敢同你要這套把戲？」柳克堂笑道：「公事公辦，等待我見了你們貴知事，自有話說。」席三趁勢說道：「提到知事，可憐孩子們擔着渾身干貨呢。依知事早就要坐堂訊問了，是他們沒日子求着說你老已經向上海辦貨。話還未完，柳克堂喊道：「這是那裏的話，我好點坐在這裏，難不成還加我。」

一個畏罪逃走的罪名豈有此理：說到這裏便大踏步想竄出室外。席三一把扯着他笑道：「想不起柳老板這般大的年紀正是火性暴躁，你也不對我說出一個道理。」柳克堂翻眼說道：「你說你，說席三又低低笑道：「柳老板，你可知道你犯的是件甚麼罪？」柳克堂急道：「我犯的罪是窩藏盜賊，這些盜賊我舖子裏也有。」席三笑道：「難不成你當真和南門外那起盜案通同一氣？」柳克堂拍着胸脯說道：「一氣一氣不瞞你，說我原是我們的頭腦，他們是我的小嘍囉，搶來的物件全都交我收着。」席三忙道：「頑是頑，笑是笑，黃傍子雖然咬了你一口，畢竟這作不得准。照你這樣講，幸喜是和我講開頑笑兒，萬一在公堂上便替你畫了口供，省裏一個電報出來，至輕也須砍砍你的腦袋。」

至輕砍腦袋不知至重又將如何殛滅族耶公門中人嚇

柳克堂哈哈大笑說道：「砍腦袋嗎？這是再好沒有的了。老實告訴你罷，我同敵腦袋」

謙得大奇

「已是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因為他長在肚子上，日日和我要飯吃，萬一砍了我，還省得多一張嘴嚼吃。」

妙極真有威武不能屈的氣像

說得席三也笑起來，重

潮 陵 廣

行勸道：「柳老板，你偌大年紀，如何轉變成潑皮了？這件事，我替你打算，你也該尋覓一條門徑，前清湖北知縣伍大老爺，不是你老的令親，何不將他老人家請出來，同敝上說一句，包管沒事。」柳克堂怒道：「且住，且住，誰是我的令親？甚麼伍大老爺、陸大老爺，我一概都不認識。」席三忙陪笑說道：「你老又何必欺人呢？那邊伍太太不是令媳的嫡親母姨，柳克堂益發生氣，冲着席三罵道：「你敢是活活見鬼麼？我又不曾生過兒子，那裏會有媳婦？」恨之刺骨矣，其中情事，克堂或已猜着，九分不得謂此老夢夢。席三經這一場搶白，真是腦門子都氣破了一轉身，便不辭而別，徑向門外走去。望着劉祥王，善把個頭搖得像博浪鼓似的，哼着說道：「利害，老子做了三、四十年的衙門，不曾遇過這匹老牛弟兄們，也不必妄想了。老實行我們那第二步的辦法，不給他的苦吃，他還不知道我們手段呢。」劉祥王善齊齊答應了一聲，又响又快，到了次日，柳克堂已移入一所小敝間，裏滿地橫七豎八的攤着許多床鋪，一條破蓆子，把來墊在潮濕地上，鎮日價和一班押犯混在一處，有

唱的有笑的有哭的有罵的鬧得烟舞漲氣想一刻安靜也不得能發幸喜柳克堂却是隨遇而安依舊蹲伏在那裏動也不動；再說龔氏自從得了這個消息嚇得真魂出竅便和兒子柳春商議命柳春前去救他的父親柳春伸着舌頭冷笑道我們研究新學的人名譽便是第二生命老頭子犯了盜案我拿甚麼面目再去見人好母親你和老頭子平頭也有六十歲了還有甚麼看不破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由他去罷便是不幸吃殺吃剮也是他命中註定好歹我們預備一口薄棺材向法場上收屍龔氏忙問道難道他還犯着殺罪嗎糊塗婦婦如畫柳春益發得意格外說了幾句利害的話引得龔氏叫起撞天屈來忍淚向柳春哀告道你老子有一千日的不好總還有一日的好他便鼻看待你們夫妻刻薄些你們也不該記着他的仇恨千不看萬不着還着我辛辛苦苦帶了你一場你無論如何總須設個方法保得他平安無事以後叫他用香花供養你們都使得語語可憐柳春笑道設方法嗎你且先拿一千銀子

出來：說了便長的伸出兩隻手龔氏急道要這許多家裏的境况是你們親眼看見的十兩八兩的現銀子也尋不出好兒子你且先去替他料理隨後用多少他自然還你們多少柳春冷笑了兩聲說道空口說白話世界上也沒處討這便宜我知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弔淚且放着瞧瞧：柳春說完這話頭也不回徑自跑出門走了明似珠躲在房裏笑得喘不過氣龔氏急得走頭無路忽的想起女婿雲麟便打發人請他到來商議這事：說也奇怪雲麟這幾天正在自家屋裏沒精打采短嘆長吁雖然面前放着一個賢妻一個愛妾都解不開他的心事小白臉蛋兒瘦得和秋深黃葉一般鎮日坐在書房裏愁眉雙瑣在旁人看來真是無事尋愁不知算一回什麼事但是設身處地替雲麟一想得隴望蜀人之常情何況雲麟的爲人情濫而不專心想的事有一件作不到總覺得十分難過對於柳氏婚姻本非情願用不着說他就是對於紅珠在未得着之前是何等的想念一日不能成功就一日十分想思不能成

功。的。日。子。愈。多。想。思。愈。深。以。爲。有。一。日。果。能。達。到。目。的。便。姻。緣。美。滿。快。樂。無。比。了。那。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機。會。湊。合。了。這。美。滿。姻。緣。也。不。果。如。此。久。而。久。之。也。就。冷。淡。下。來。每。日。對。面。每。夜。共。枕。既。無。所。謂。想。思。便。無。所。謂。快。樂。所。以。雲。麟。與。紅。珠。成。婚。以。後。反。不。如。以。前。未。成。婚。時。的。情。濃。只。有。這。耳。鬢。斯。磨。青。梅。竹。馬。的。表。妹。到。又。懸。懸。繫。上。心。頭。以。爲。兩。種。想。思。只。成。就。了。一。種。心。願。還。是。未。了。再。加。上。這。表。妹。本。有。婚。姻。之。約。真。是。心。心。相。印。兩。小。無。猜。無。端。被。人。阻。隔。半。路。分。離。好。好。姻。緣。弄。得。破。散。心。頭。早。有。無。窮。之。恨。而。今。表。妹。又。成。了。孤。鸞。寡。鵠。多。愁。善。病。更。增。人。十。分。憐。愛。怎。不。教。雲。麟。想。思。的。苦。呢。這。時。雲。麟。心。中。覺。得。柳。氏。可。厭。紅。珠。也。可。以。不。娶。只。有。這。表。妹。實。在。教。人。放。他。不。下。又。覺。得。要。娶。紅。珠。的。心。願。也。遭。了。許。多。磨。折。到。底。還。是。歸。於。自。己。達。到。目。的。這。表。妹。的。心。願。現。在。雖。有。阻。隔。又。安。知。道。後。來。不。仍。成。就。這。美。滿。姻。緣。神。仙。眷。屬。呢。自。信。太。深。就。愈。想。愈。迷。所。以。雲。麟。這。時。不。知。所。以。然。的。心。思。十。分。沉。重。日。常。書。空。咄。咄。只。聽。見。

他。一。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我。未。成。名。卿。薄。命。捧。心。常。覺。不。分。明。  
一。把。些。前。人。詩。句。七。拼。八。湊。的。顛。倒。在。嘴。裏。嚼。念。驚。不。防。小。珍。闖。得。近。來。喊。道。  
少。爺。你。還。在。這。裏。念。文。章。嗎。那。邊。老。太。爺。被。縣。裏。捉。得。去。了。太。太。愈。的。了。不。得。  
巴。巴。的。打。發。人。來。請。你。雲。麟。吆。喝。道。誰。有。心。情。管。這。樣。閒。事。你。便。回。他。說。我。害。  
着。大。病。呢。小。珍。子。還。待。再。說。早。見。雲。麟。又。倒。向。床。上。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的。時。將。起。來。柳老既不得于子又不得于婿真是命慳小。珍。子。沒。法。依。舊。跑。轉。內。室。柳。氏。早。淪。眼。抹。淚。的。  
問。道。少。爺。可。去。了。沒。有。小。珍。子。咬。牙。笑。道。少。爺。不。肯。去。躲。在。房。裏。裝。做。害。病。柳。  
氏。急。道。這。人。真。怪。我。不。知。道。他。近。來。有。甚。麼。重。大。心。事。紅。珠。在。旁。邊。冷。笑。道。他。  
的。糊。塗。心。事。多。着。呢。輕輕一點姐。姐。你。先。請。回。去。罷。隨。後。等。我。去。勸。他。叫。他。起。來。他。  
的。牛。性。子。越。和。他。催。促。越。不。中。用。柳。氏。點。了。點。頭。向。紅。珠。叮。囑。道。這。事。就。拜。託。  
妹。妹。他。若。再。不。出。來。我。那。兄。弟。是。靠。不。住。的。說。着。便。穿。了。隨。身。衣。服。真。知。秦。氏。  
秦。氏。頭。巍。巍。的。說。道。回。去。替。我。上。覆。親。家。太。太。勸。他。不。用。着。急。可。憐。皇。天。保。佑。

化凶爲吉。遇難成祥。柳氏在後。紅珠悄沒聲的。輕移蓮步。走近雲麟書房的窗。外用舌尖兒。舔破了一塊紙。向裏面瞧。看見雲麟一隻手。伏在桌上。一隻手。拍了拍。嘆道。咳。早知如此。底下再沒有言語。紅珠接着笑道。悔不當初嫁人了。哇。雲麟嚇了一跳。見是紅珠進來。不覺羞得滿臉通紅。搭趣着問道。你想這事。可怪不怪。怎麼好好牽入盜案裏去了。紅珠冷笑道。你既明白。如何不幫着他們去。詢個消息。雲麟連連搖頭。說道。他有他的兒媳。我便去了。也無濟於事。紅珠道。無論有濟沒濟。你對我們姐姐分上。也不該叫他寒心。雲麟見他提到柳氏。不禁怒髮上冲。憤憤的說道。寒心嗎。我已經被他坑盡一生了。硬逼着我。做了他家女婿。提起來。我便腐心切齒。紅珠嫩洋洋的笑道。我請問你。你究竟願意做誰的女婿呢。雲麟也笑道。若是世界上沒有他。光有他。他也不至嫁他。他也不至。謂佔着我。如今我雖然想他。却又不能不恨着他。到底弄得我還是我。他還是他。無數他字中有許多曲折讀者須分別清楚紅珠嘆道。何苦來。你在這裏白尋煩惱。可知。



是你的病深了。雲麟道：我雖有病，每天還能吃一碗清湯蓮粥，你可知道他病成甚麼樣兒？從四月裏鬧着咳嗽，至今也沒有一絲起色。近來連日我瞧他去，越發水米不能沾牙了。全拿這人參補他的正氣，和我說不了一句半句話。只是儘哭，他雖然流的是眼淚，却同刀箭刻了我的心肝一般。你叫我如何消受？紅珠笑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大凡一個人既然和我好，我便須替他設身處地想想。他既不幸做了孤孀，又是守身如玉，我雖然懂得詩詞，但是聽你背後哼的那些話，究竟你安的是甚麼心？雲麟紅着臉說道：我安甚麼心兒呢？只是和他兄妹情分。紅珠用指頭刮着腮，頰笑道：你不害羞嗎？嫡親的姐姐受人家那樣磨折，我也不曾見你呵出一口大氣。替他出一出力，如今對着甚麼姨妹妹到反這樣關切？嗟乎紅姑娘之爲是言非刻論也奚感其何自解我知道你們男人家的這顆心，畢竟有些不大乾淨。雲麟見紅珠的話越說越不投機，忙掩了耳朵，笑道：你少要刻薄我罷。還是請你進去，讓我靜躺一會兒休息。珠紅笑道：怎麼你不肯和

我講話了。但是你若依得我。向姐姐那邊去走。一躍將他家老太爺救得出來。至于你這件事。便將全權交付給我。等我將儀小姐請到我們這裏。探一探他的口氣。他若是肯和你好。我同姐姐是斷不撚酸吃醋的。雲麟聽到這裏。樂得直跳起來。連連向紅珠作揖。說道：你果肯成全我們。我以後定不喚你紅珠。便喚你做紅娘。紅珠正色說道：好呀。九字沒見一鈎八字沒見兩撇。你便拿我取笑兒了。雲麟笑道：你還和我倔強。我只不向你姐姐家裏去。紅珠冷笑道：去不去。由你。我不過說一聲兒。要罷了。雲麟已是十分高興。又碍着柳氏情面。當真趕在第二天。便去見他岳母龔氏。龔氏連忙愁眉淚眼的走出來。明似珠早就超在龔氏前頭。先來會雲麟。想起從前的舊情。便迷花眼笑起來。這時明似珠眼前早無龔氏在心。見了雲麟。好像捧着鳳凰似的。依他性子。便想扯雲麟進房。和他親熱。無如雲麟別有心事。那裏肯和他廝混。龔氏忙告訴他。柳春的情形。又指著房裏低低說道：我也知道衙門裏的勾當。非錢不行。然而這兩個

孽畜我却不敢相信好孩子你去替你丈人料理所有需用地方我拚着典

銀質釧要多少我便交給你多少雲麟點頭說道岳父既遇着不幸的事小婿

自不應置身局外說得好聽苟非紅珠又焉有此論調至於銀錢這一層隨後還得由春大哥經手

小婿不便過問此是雲麟好處雲麟這幾天便爲柳克堂向各方奔走一面要求商會

開會一面託人去向劉祥王善疏通却是再說劉祥王善其時對待柳克堂已

實行第三步了將他身上長衣服業已剝脫干淨用一根鍊子鎖向尿桶旁邊

臊氣溽臭薰得十分難受柳克堂依舊置之不理幸喜這時商會中人均皆動

了公憤聯名署狀要替柳克堂訴訟劉祥王善得了這個消息方才慌急起來

明知這紙老虎萬萬不能戳破也只好將機就計雖不曾敲詐得多少銀子立

刻便將柳克堂釋放出署柳春夫婦賺得却有限朱二小姐更可想而知了

損人不利己淑儀自從夏間因爲富玉鸞的冥審觸動身世之惑懨懨一病瘦損

真是何苦可憐他的一掬芳心無論誰也不能告訴臨風灑淚對月長吁真個耐他消受

問想前塵有如夢幻。入世以來。即在富貴人家。綺羅叢裏。無飢寒之苦。有詩書之樂。果能蠢若鹿豕。笨如木石。無思無慮。抱着書本子。躲在綉房中。實行高樓小姐主義。混過一生。或是放開懷抱。常邀隣家。二三天。真女伴。爭奇鬥勝。選技競巧。所談不外乎針黹所作。專致力於服飾。無拘無忌。爛漫交遊。東隣西舍。實行小姊妹主義。也可一生混過。乃彼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既種情根。復逢情種。日日愛河之水。灌情芽。潛滋暗長。情苗遂怒發。勢不可遏。情苗發後。終望能結情果。孰知大謬不然。徒起罡風。再摧再折。致使碩大之情苗。半萎於情海之中。木生不死。如此情景。雖百鍊鋼之男子。亦當憔悴。死何況蘭閨弱質。多情善鬱之女子呢。伍淑儀初遇雲麟。彼此既係至戚表兄妹。毫無男女之嫌。比肩促膝。共案同床。兩小亦復無猜。再加兩人之生。不但年月俱同日時。也不差毫釐。有了這重關係。兩人相見。就恍如三生石上舊友重逢一般。兩家父母。又不知忌諱。當着這一對情竇初開的小兒女面前。題名題姓的。說要結秦晉之

好朱陳之歡。淑儀看看麟雲。麟雲看看淑儀。我愛清才。彼貪麗質。性情又投。合談論也得來。這時兩人歡愛。雖未如膠似漆。也濃厚得到十二分。淑儀以爲生而有家。十分得意。認定雲麟是他將來唯一的丈夫了。忽然祖母老太太信了瞎子的話。硬生生的移花接木。將自己許與富家。將自己的丈夫換作富玉鸞。富玉鸞與自己也是親戚。爲人十分豪邁。富麗也十分溫柔多情。自己嫁與他原無不可。只是仔細想來。玉鸞的親戚關係。究竟較雲麟爲疏遠。又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生。又與雲麟相識在前。若嫁與玉鸞。何以對得住雲麟。又何以自處呢。這時柔腸萬疊。芳心四碎。但是自己與雲麟。又無成約。受家庭專制的壓迫。無可解說。到底同富玉鸞結爲夫婦了。花燭既行。自不免周公之禮。一夜夫妻恩情如海。偷能夠夫莊婦敬相偕白首。雖不能補情天之恨。也算從祖母之命。克全孝道。那知夫婿本非輕薄子。而遭滿奴漢奸之慘害。成婚未三日。遽隔人世。新婦初粧。忽成寡鵲。自恨紅顏命薄。既受專制家庭之摧殘。又遭專

制國家之荼毒。抱怨終天。有時憶及雲麟之清腴。念到玉鸞之朗潤。心中本欲枯井不波。而有時情瀾反覆。禪悅自耽。而毒龍非常難制。玉鸞已死。雲麟猶在。近來覺得雲麟對於自己。仍不能忘情。但是彼已婚。己已嫁。破鏡已分。何能再合。彼雖有心。己亦何以自解。所以新愁舊恨。日日縈繞。而他父親伍晉芳。閑着在家裏無事。眼看着如夫人朱二小姐。這樣交遊。廣闊跋扈。橫行自己。又禁止不住。便常常對着女兒發牢騷。說朱二小姐的過惡。淑儀礙着朱二小姐。是他先生又因為父親賦閑日久。心事甚重。每一提起朱二小姐的事。來多百方勸解。伍晉芳有了這位孝女。倒能替他解愁不少。可是毫不體諒。淑儀因為淑儀能替他解憂。便常常把些憂愁的事。來對淑儀講。淑儀聽了。雖外面用種種快樂的話。替老父解憂。但是心中更加悲苦了。所以家庭之間。除得母親還知道憐愛。其餘都覺得有些不關痛癢。這一天坐在房裏。剛是無可奈何時候。忽的僕婦報進來說。雲府太太打發人來請他散散心。兒他便淡掃蛾眉。身穿縞素。

向三姑娘面前稟明。徑白坐着轎子前去。至于紅珠如何設策。淑儀畢竟允與不允。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評曰。此一回極寫虎狼差役。助紂爲虐。幾於使人怒髮上指。然而寫差。寫差役也。內中蓋有柳春夫婦在。寫柳春夫婦。又非偉寫柳春夫婦也。

又有朱二小姐在社會不良家庭。慘變可勝浩嘆。

柳克堂隨遇面安。幾於有聖賢樂天知命氣度。其實此老胸中何所有。只是

一個吝嗇而已。寫來便如見其人。

雲麟之娶柳氏淑儀之嫁玉鸞。皆是情天缺陷。紅珠欲以女媧五色石補之。福歟。禍歟。成歟。敗歟。尙索解人不得。